



已畦集卷之六目錄
記



二弃草堂記

獨立蒼茫室記

二取亭記

已畦記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海鹽張氏涉園記

滋園記

空谷菴平雲閣記

空谷春平雲閣晴

松園詩

梅壑飛刃出同詩

蘇山巖山巖山巖

巳畦詩

二弃草堂

二弃草堂記

巳畦集卷之六

二弃草堂記

吳江葉燮 星期

戊午之冬葉子得廢圃於西山之麓面九龍堯峰
 楞伽諸山背負橫山之陽築草堂焉命名曰二弃
 客有過而問曰二弃之為義亦有說乎曰有鮑明
 遠詩君平獨寂莫身世兩相弃李太白詩君平既
 弃世世亦弃君平義有取乎爾故名客曰二子之
 詩我固不知其意之所寄就二子之言論之其意
 同而辭不能無少異鮑曰兩相弃是交為弃也弃

之端孰先發孰後應孰爲施孰爲報必兩弃同時發端吾不知其所自也獨寂莫就世見獨耶就身見獨耶從世見獨是弃在世從身見獨是弃在身曰獨曰兩兼言身世弃無主也李曰君平旣弃世曰旣弃是弃之端君平先發也曰世亦弃是弃之感世後應也君平爲弃先我不知其端世爲弃後我不知其感今子以二弃名堂是兩爲弃而同時耶抑子先爲弃而世後爲應耶且君平者生世逸民天之生是使獨也泯然於出處得喪寵辱之介揆之子則有間矣子少爲科舉章句之學以博進

取是求入世矣旣循例而營升斗之祿又求入世矣迨入世而後見弃子初未嘗先弃也若曰旣弃世是不直於己也且子今雖廢而所居所食接耳目適手足者無一不資斯世之所有若謂世亦弃是不直於世也彼二子之詩竊恐俱有未當而子將何居乎葉子曰客之論高矣淡矣雖然客但言其迹而未嘗體諸心徵諸事而未嘗考諸理也弃之爲義以迹與事考之未有不自我先者以心與理推之未有不自我先者迨心迹交見事理竝陳則成爲兩相弃已矣夫予之事科舉竊升斗固嘗

求入於世矣然求之有道必守之有方守之之方
須合身心內外而早夜謀之謀之益工則弃端自
絕而予則何如者世以巧而予以拙世以機而予
以直世以迎而予以距世以諧而予以戇以至好
其言善其色口囁嚅足趨趨佐之以玉帛鼓鐘申
之以拳曲罄折而予以如土偶如木雞如聾瞽如
渾沌凡爲弃之具之幾伏於中形於外無一動一
靜須臾之離於是世乃顯弃之矣故弃之事與迹
似乎世居先弃之心與理則予之自爲弃也不已
既乎然予亦因弃而竊有得焉弃榮名亦弃憂患

弃寵利亦弃汙辱弃安富尊顯亦弃履危乘殆不
勞心不瘁形不追前不籌後可以忘人我泯得失
弃之中若別有乾坤日月歲時焉則非客之所知
也至客所云居處飲食耳目無不資於世不可謂
弃則更有說予居橫山之陽橫山吳諸山之所弃
也童然頑然塊礪耳曾未聞有遊屐至者予居之
是地爲世所弃者築室數椽梁柱廣不及臂時虞
摧折雪盈寸則恐壓是居爲世所弃者性略飲然
無淵明白衣之送又不能學子瞻之自造求一醉
之無時食則藜藿乏力蒞樹兼苦旱潦不時繼是

巳明集 卷二 二弄草堂
飲食爲世所弃者寓目則草堂前一二頑石旣非
靈璧宣城又非堯峰湖石惟山趾之黃沙石塊以
暇日漸致之草木皆植四時不花者花者惟梅桂
數本梅取其空山歲寒不因人熱桂則小山之叢
招人隱者世所艷稱牡丹芍藥絕種也此外所見
者朝煙暮靄所聞者樵子牧豎之謳吟是耳目所
接無不爲世所弃者之數者雖不敢謂爲天地之
所弃而無不可謂爲世之所弃也莊生曰此木以
不才全天年若予者庶幾以弃而得全者乎則予
之自幸亦未嘗不以弃也云爾

獨立蒼茫室記

予旣築草堂於草堂後累累然築石石漸高出屋
頂又於石後築室三楹顏之曰獨立蒼茫處取杜
詩獨立蒼茫自詠詩語意雖然予雖用其語而意
則有異乎杜者夫杜之爲此詩也考其時在開元
末甫年僅三十餘初入京都求仕進爲出身入世
之始事此身豈無所歸而曰此身飲罷無歸處乎
繼曰獨立蒼茫自詠詩無歸處而身在蒼茫蒼茫
無盡而以此身付之身世之感有難爲言者於無
可如何中惟有付之咏詩而已若予者貧賤而老

遯於窮壑此身非無所歸矣其歸何處歸於一室而亦曰獨立蒼茫何也夫身既歸室而室在蒼茫身與室俱歸蒼茫此予反身謝世之終計予自得於一室一室自得於蒼茫人境兩忘雖不咏詩可也吾室僅容膝耳予嘗晨起當檐而立面南山背橫溪凡日月之出沒星辰之推移風雲雨雪之變態四時百物之消長細至春鳩秋蟀鄰春谷應天地之能事無不盡於蒼茫而蒼茫無不盡於吾室吾嘗隱几而得之然則杜得獨立之一端吾得蒼茫之全體杜居其外吾居其內則有間矣乎

二取亭記

草堂之南爲方池池東南畔爲亭亭方廣丈西面臨池南北爲牖可坐東爲圓竇導池東南行爲曲流繞亭亭外繞以竹華山釋確菴子時過予相對坐亭上問予曰亭有名乎予曰未也確菴曰君之草堂名二弃凡物之義不孤行必有其偶爲對待弃者取之對待也一與一對待而成二弃一則餘一弃二則二外皆餘使二之餘亦弃則弃不名二二之餘不弃則餘將安歸則必歸乎取二與二對待而成四分四各爲二以彼二屬弃則此二必屬

乎取矣與子之意相左者爲弃反其相左而與子
之意相合者斯爲取弃得二取亦得二堂爲弃而
亭爲取妙義循環道盡於此矣蓋名是亭爲二取
亭乎余曰有是哉夫道本無有可弃本無有可取
道之常也有弃有取道之變也有弃斯有取有取
斯有弃道之變而常也故物之弃有萬吾以二統
之物之取亦有萬吾以二攝之無不盡於吾草堂
及吾亭矣蘇子瞻曰江上之清風山間之明月取
之無禁是所取非二乎風與月盈天地間皆是也
而不能外乎吾二矣遂請確菴書之以名吾亭

已畦記

園囿場圃之屬其取義與夫廣狹大小之制各不
同若庶人樹藝之事至於畦而爲下曾子曰病於
夏畦畦固病矣於夏尤甚杜甫廢畦詩暮景數枝
葉天風吹汝寒其衰颯之况於寒又甚然則畦之
爲業夏病而冬寒業之勞歷時甚苦者也余山居
以來旣無所短長於世凡世間萬事萬物皆付之
可以已矣得五畝之廢地以三之一爲廬舍餘盡
芟薙以爲畦身與畦丁均其勞種植樹藝四時不
敢愆其序日月不敢差其候晝夜不敢輟其作於

蔬之屬曰韭曰蒜曰葱曰菠菜曰茄曰芥菜曰白
菜瓜之屬曰黃瓜曰生瓜曰南瓜曰絲瓜豆之屬
曰六月白曰匾豆曰蠶豆曰青豆曰赤豆曰裙帶
豆穀之屬曰菑麥曰小麥蓋一歲所需無不出於
是而取於是余旣無所不已矣而獨不已於畦若
曰此予終其身所已處也其於畦勤勤而不已者
正以見其無不已也云爾命之曰已畦殆夏忘其
病冬忘其寒者矣

追記黃山廬山兩遊

康熙壬子首夏予遊歙之黃山寢食於山者旬有
三日足之所歷僅得山之十三日之所及得山之
十四五越乙丑之冬遊於廬山寢食於山者不及
旬足之所歷得山之十三四日之所及得山之十
五六兩山之深廣等而遊之日廬減於黃日與足
之所及廬贏於黃則以黃之險削無步不仄必前
攀後援方得偃僂進咫尺廬則十之三可肩輿故
日少而事倍也遊黃山予無文以記并無詩以詠
遊廬山得詩四十餘首亦無文以記則何也黃之

爲山也奇誕怪詭不可端倪昔人有云到者方知
又云匪夷所思又云豈有此理如釋氏所云言語
道斷思維路絕其境界如此爲詩之所不能狀而
文之所不能名也廬之爲山也幽邈澹遠恍惚變
遷昔人有云不識廬山真面目其態縹緲而不可
即其容髣髴而疑於神故詩或可稍傳其意而文
不能泥其象也二山皆天地之絕構盡其才而各
擅其能者也予嘗以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日月
山川而已矣然日月爲天地之所公山川則有時
而爲天地之所秘盡天下無一人不仰日月者山

川則不然天下何地無山無水然至名嶽奧區神
靈所栖柱維所脈者常不在恆境天之所以賦奠
之若愛護若尊重不輕予人以易至故名山有虎
狼之患江海有風波之險非同於仰日月者無患
而可樂也名山大川樵漁所至者固不乏然漁工
樵豎即日有事於其地終不能知其意即知之而
口不能言終不能洩天地之秘非造物之所忌也
有人焉足能履之而意足以知之而筆舌又能言
之是發泄天地之秘藏造物能無忌乎非其人則
不足以當若予者才拙智短福薄顧得遊此兩名

山挾其秘而洩其藏以犯其所忌能無患乎予旣遊黃山循錢江由婺以遊括蒼是秋大病於雲和之旅舍幾死僅扶餘息得歸其後自嶺南歸道出彭蠡湖舍於吳城旅舍便道遊廬山旣遊抵旅舍舍人不戒於火途中故人稍有所遺爲山居稻梁謀者大半爲灰燼予乃慨然曰天地旣縱予以目之所極恣其曾臆之所得以愉快可謂天不愛寶其畀予厚矣南面王之富之樂不是過得失相乘物理之常所以黃山遊而疾作廬山遊而火災其殆由此歟歲在壬申追憶距遊黃山已二十年距遊廬山亦七年每念兩名山常在夢中思復得一遊衰年望七決不可得歲暮偶追憶往事記之至兩山之神靈名勝終不能輕贅一語也

海鹽張氏涉園記

涉園者海鹽張都諫螺浮先生所作也康熙辛未冬都諫令嗣皜亭邀余館於園旬月悉得其園之槩因爲誌其廣狹高下尋丈凡峰巖谿壑與木石屋室悉得其狀而知其名遂以次而著之各以其序亦異於遊覽者以寓諸目者爲文也

出邑南郭門由石堤南行三里許至涉園門門東向顏曰涉園入門西北行石徑闊三尺兩傍皆高厓緣厓箐篠密布高六七八尺不等叢篠中高梧

老梅夾路倚厓如垣如屏厓外繚以石牆行二十
五步許得門門隙牆中廣四尺名栖賢擬廬山谷
名義游廬山者自栖賢爲入山第一步也進栖賢
門有兩路大路自門往西折北又折西折北三共
得三十六七步至來青門栖賢至此兩厓益隘伏
怪石箐間高低百數不可狀路逐坂上下坂下澄
潭漣漪杜芷薜蘿高木蔭不見天名桐陰蒿徑來
青門作圓照進照三四步又一門門題青蓮句月
下飛金鏡雲生結海樓復西南行三折又折西徑
如來青坂益高樹叢益密益幽步五十餘始出谷

臨希白池頽雲巖石壁下

希白池慕樂天池上遊故名池居園中央東西四
百餘步南北不及三百步周約千步納五龍澗南
澗西澗之水而出水於石梁澗池正南翠照三峰
迤西則翠照坡與南澗坡東西對犬牙相峙處則
南澗口也西北則西澗口稍迤北轉東爲石梁澗
澗口在焉翠照三峰正中趾爲洄洑瀨稍東爲蒼
龍壑壑下卽五龍澗口絕澗而北爲頽雲巖一帶
怪石爲霹波潰馬逸過蒿徑口卽入園至濠濮館
之初徑濠濮館踞池之北面南臨池此池周遭之

大略

濠濮館三楹廣三十四尺方二十六尺居然濠濮
額爲合肥龔先生作堂背書香山九老會詩都諫
公意將投老焉階前地約三十尺怪石挈攬作坡
入池蓋池之東迤南盡南及西而稍北池面八方
以北一爲館其餘七皆峰壑巖頂坡坪橋瀨谿澗
木之干霄拔立俯地紛披無不萃濠濮館前蓋園
以此爲正衙無一不在几案也

由蒿徑口出臨池東北涯循頽雲巖東僻行約十
餘步至五龍澗口北岸岸口石竦立池沿叢木羅
生其上循澗東北岸行約十五步上杏花臺杏數
十本四覆臺畔又東二十步餘對澗北岸可漱亭
在焉由杏花臺下坡石棧二十餘級至五龍峽峽
爲四山交會處陂陀龍攫螭舞蓄水渟泓涓涓流
入澗石碁布水中褰裳涉復緣石磴曲折二十餘
級上坡東北屆梅海坪坪中間爲石臺傍設石十
許可坐卧橫尖石長丈許如匡廬藜頭箭峰因名
藜頭箭石梅海跨五龍峽南北界縱橫千尺餘疎
枝老榦爲百者二亦名香海坪東接桂林老桂百
株敷榮密布如幕列石布坐傍一石蹲踞嵌空空

滾五尺許如虎豹窟桂林東盡處一石高八尺餘
徑五尺餘屹然立石背卽石牆界蒿徑者也鑿牆
爲小門出門右爲叢桂小山橋橋南北二道北道
由橋東北行右皆高岡迤邐竹千餘竿左則桂梅
桐共百數右岡下有溪微流自竹間委迤出三十
步過叢桂橋下橫經桂林梅海中盤旋入五龍峽
出澗行三十餘步復隙牆爲門門外傍一石高丈
餘徑十之七叢牙豎羽翠嶽聳立循石西行十步
許至栖賢門內會蒿徑卽至濠濮館徑分處也小
山橋南道由橋南西行二十五步至偏宜偏室范

撫軍覲公筆有跋室北向方廣一丈二尺室東南
隅有牖出牖循西廊至樸巢巢南向三大楹東西
三十八尺南北二十六尺後有軒鸞翥峰窺軒而
立高十六尺連峰兩翼稍下展障軒後石竹葛藟
叢糾上下巢東室爲半眺閣室左爲望海樓樓高
俯園內外東南西皆窗無不窺額方壺几案亦范
撫軍筆也巢前有榆七株高可十丈蔭五六畝虬
枝霜榦橫列巢前虧蔽陰森樹下散置黃石百許
磴折漸高自望海樓趾土岡全起連屬盤磴連棧
如羣馬奔槽六十餘步盡岡西高四十餘尺名風

篁頂爲岡之西峰而實爲攬潮之東峰也岡上下
綠竹萬竿如千壘雲清蔭滴瀝石磴苔蘚羃屨痕
沒不可辨由樸巢西趾緣岡上至岡腰又折而上
三折四十步許至笠雪巖巖爲岡西北分支高亞
風篁頂頂平方二十餘尺周以朱欄兩層有橫石
丈餘補朱欄南面闕玲瓏而平可施坐巖北臨梅
海西俯五龍西南與風篁頂對峙蒼松上出岡頂
翠竹緣岡上下作東南障四望如在千谿幽谷中
下笠雪巖西行十五六步下坡橫石如眠牛爲喘
月峰稍西北爲踞步峰又西折南兩步爲舞袖峰

皆以形似也踞步峰正當可漱亭南檐際亭壁爲
卧龍巖雙石如龍夭矯而卧亭枕五龍峽南岸腰
西對南西兩澗峰峽口灌木翳鬱清籟戛戛南澗
峰高松如蓋數十屏障於前幽秘如在世外此園
東界北南之境也

由可漱亭循五龍峽南厓而西石皆壁立高二十
丈不等步二十許經蒼龍壑石壁作環抱峽稍寬
松密布壁上下壑西又十數步爲翠照三峰中一
峰高三十五尺許左右兩峰稍亞峰勢削成石理
旋紋洄瀾奇駭不可名峰趾逼希白池爲洄狀瀨

瀨東卽五龍峽口也翠照北面正當濠濮館南面希白池界其中爲園之南北分處由翠照西十五六步漸高又下入初哈谷谷廣三尺餘深二十五尺哈內作蜿蜒狀捫壁出谷循級登西南行忽折而上登朝宗坪坪以園之北東西諸山水屋室木石皆向如朝宗故得名頂平闊約可盤馬其下卽哈中空坪背枕一線天峰峰爲哈中南壁由哈罅一線透而出也從坪東下七八步入中哈谷行十餘步出谷拾級升南折西上六步許至四照頂登頂北視翠照三峰如人露肩以上翠髻螺鬟羅列

於前頂方廣三十餘尺雜花四周如闌由頂西南下坡盤磴窈窕一步一折夾路高杉如植戟路隘僅尺行三十許步轉北復西至南澗橋橋石板三折過橋循南澗峰麓澗西岸南行三四十步至坐雲口此南澗西支源盡處故以坐雲名也過口往南而東經天放閣背二十餘步過雙鯨橋橋南北跨傍雙石如鯨過橋北循南澗東厓十五步復東而北三十步爲南澗東支源盡處蓋南澗又上承東西二小澗也南澗兩厓皆黃石坡高者爲石壁做黃子久画坡上竹隨石坂高下爲疎密前行者

回折而登後行者有時反見其面此真鳥道矣盤
磴行二十餘級爲黃石海到中峰腰又攀陟而南
驟高十許步復向北過小澗永思亭在焉爲都諫
公妥靈處故名亭方廣十五尺許亭下澗卽名永
思至東谿以入南澗過亭東北行十五步登落落
坪坪四面皆長松海風自東來時作怒號微風則
作竽筑無時息取孫興公賦蔭落落之長松句也
坪設石桌周圍環石坐可爲觴月地南卽攬潮峰
羣峰之首峰也峰拔坪起二十餘尺不可登從峰
背東西迂回行三十餘步西上五折至攬潮頂爲

絕頂處頂爲攬潮峰之肩東望大海卽在峰趾繞
頂古梅松柏數十樹聳出翠篠參差被頂畔東攬
笠雪西俯雙澗峰北睇濠濮映掩叢篁古木中層
次遠近一一可數復循頂漸下南三十餘步至雙
柏坡坡廣容五六十人坡上高松數百中二柏挺
然高出松頂五六尺坡東不五六步至得松亭方
廣十五尺許兩松偃蹇亭前後檐亭北二十步許
花神閣方廣如亭復從亭西下坡西南拾級行至
松澗橋澗長僅二十尺許水入南澗之東溪過橋
有聽松閣閣前山皆黃石壘高十許尺竹千餘竿

南爲退思軒三楹東西三十尺南北二十四尺後復有軒前軒庭海棠六七株扶疎搖曳皆百餘年物有石高丈許闊如之色溫然名補袞石推退思義也由軒廊往西得綠淨閣閣橫開縱短退之詩綠淨不可唾子瞻詩朝雨洗綠淨兩取義也閣前有峰三柱北上天放閣閣方廣十尺餘推窗盡攬北界諸勝復自退思軒東廊出卧雪門門外爲卧雪坡往西南十餘尺過梧石瀨至蓮葉池池周遭皆廊池水至坐雲口入南澗以入希白池傍池東涯南行十六步至乘槎橋橋三折而東至攬翠閣閣左對鷗亭皆南向臨池橋西攬翠坡坡曲有石名流波其文理詭譎復作臃腫支離狀又如松化石羣石中質之最異者高廣皆五尺餘南入蓮葉塢室亦名箕谷室南北三十尺東西二十尺窗四面外繚以周廊南北東皆池西南一帶植牡丹二十餘本界以奇石高低斷續與簾幙掩映丹榭翠楹互相虧蔽爲園中繁華處自攬潮中峰至此皆園之南界南澗及峰之南西境也

出箕谷復歷卧雪坡往西過小瀨又西二十步下北循流觴溪溪僅如帶傍溪而北四十步許至萬

杉口杉色青翠皆高四五十尺林立無算又北歷坐雲口五十步上南澗峰南麓十三四步下麓北行又二十步許上西澗峰麓東北行二十步繞麓東面行又西北環峰趾二十餘步至西澗橋橋跨南北石坂長十四尺西澗水從西僻灌莽箐篠中流出過橋下入希白池橋北傍西有室二楹題蓮動竹喧水回雲度八字於僻自室往東皆長廊臨池二十步爲虛亭亭東西三十尺南北一十二尺亭東南西三面入池踞水中央南對天放綠淨諸閣稍東則翠照三峰翠照坡斗入於池爲圓嶼南

西兩澗峰坡與翠照坡相錯環峙於前又東則五龍澗口迤北頽雲巖一帶僻立如城西則北西二澗交流匯合北則石梁澗一道回抱於後四山競奇顧覽不暇亭棟間書東坡水清花動月曬漁蓑百年底事不飲如何十六字從亭東北長廊行五折四十餘步至濠濮館館西北一門門西有亭曰在河之干北臨官河河北有放菴與亭相對爲精藍以棲高緇河亭南臨北澗口天雨則合東西南諸溪澗池水從石梁下琤淙流出北澗以入官河澗兩岸花藥密蒔石苔厚寸許斑駁如爛錦亭西

斑竹千餘竿亭南古木桐梅斜橫直聳不計由亭西南曲廊宛轉十五六步至翠深處屋東西二楹設蒲團清磬爲休憩燕息地翠深處西南有半閣二楹稍下又得閣一楹俱繞以桂短牆外皆梅花一望無涯此園西界西澗及峰并北澗之境也濠濮館東北隅有書室二楹又往東迤北爲柳亭東西二十尺南北一十尺北臨官河柳植官河北岸一帶二十餘丈又東迎笑居卽來青門蒿徑口客來則於此迎也左有青未了五楹如長廊每楹十尺亦臨官河截青未了南壁亦爲長廊廣如南楹沿廊外植梅竹桐及枇杷櫻桃楊梅李諸果木廊南一帶卽蒿徑廊盡一便門出園此園之東南界濠濮館之南東偏也

滋園記

凡物之生而美者美本乎天者也本乎天自有之美也然孤芳獨美不如集衆芳以爲美待乎集事在乎人者也夫衆芳非各有美即美之類而集之集之云者生之植之養之培之使天地之芳無遺美而其美始大易泰之初九曰拔茅茹而彙征吉夫賢人君子生於交泰之世固天下之美也使賢人君子咸獨立而散處乎天地之間則聲應氣求之道不廣何以成泰惟拔茅連茹凡君子獨善其身者有一大君子拔而彙之而征之其有不吉者

乎吾友張子齡度家世華胄早歲好古讀書重交
遊敦氣誼居市廛中即居之左斥湫隘闢爽塏以
爲園臺軒樓閣池沼動植位置適然琴書圖史畢
具日與同好誦讀絃歌其中四方賢大夫士道北
固者必訪齡度齡度飲之食之俾至止得所歸涵
詠其文章道德以爲樂而命名其園曰滋取楚辭
滋蘭九畹之義夫蘭植物之微者耳其生也恆獨
芳於空谷此蘭之所處也屈子以爲蘭處空谷固
不如蘭植於畹且九畹焉蘭獲其類而忻其合其
爲芳也大矣廣矣然蘭不能自爲之在人之有以
滋之滋之者去其異類引其同類是爲同心易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君子能潔身以求其同類
一君子升凡君子無不升此連茹之義猶空谷之
蘭遂至九畹之盛盈天地間無一蘭不得其所非
滋之而能若是乎今試入齡度之園登其堂入其
室臨其臺榭池沼而玩其飛鳴覺四時之氣畢備
五官之適咸宜無一非同心之臭今而後蘭不致
慨於空谷君子亦可不致慨於寡和矣滋之時義
不大已哉吾將起屈子於九原而告之

下七日始出報法... 蘇郡城之西天平山之陰華山之陽有谷焉流水潺然其中谷之半有菴以谷之空也即以空谷名其菴故山人趙凡夫所築也其後有顧君玉巖於順治年間即菴之前建閣三楹名之曰平雲顧君暮年薙髮於此有甥早歲為僧與其舅氏同居號止水精禪學主是閣者也顧君之孫小范從予遊一日偕往山中憩於菴俯仰甚樂小范請於予曰願先生有以記之所以傳是菴者予曰唯唯余惟兩山之間謂之谷為水所流處谷而空其地不可

空谷菴平雲閣記

蘇郡城之西天平山之陰華山之陽有谷焉流水潺然其中谷之半有菴以谷之空也即以空谷名其菴故山人趙凡夫所築也其後有顧君玉巖於順治年間即菴之前建閣三楹名之曰平雲顧君暮年薙髮於此有甥早歲為僧與其舅氏同居號止水精禪學主是閣者也顧君之孫小范從予遊一日偕往山中憩於菴俯仰甚樂小范請於予曰願先生有以記之所以傳是菴者予曰唯唯余惟兩山之間謂之谷為水所流處谷而空其地不可

以居處莊生言空谷足音狀無人之境也今建菴於此是實其所空尚得仍其谷之空乎又閣名平雲余謂天下之最不平者莫如山而雲之不平又更甚於山焉蓋予嘗登泰山而知之矣陟山不二里即俯視浮雲及歷七十二盤登日觀之巔則仰觀縹緲之雲不啻更上有一泰山之高然則雲與雲之相去我不知其幾許高下之不平也菴於空谷以實其空建閣於菴以平其不平二者俱相反而相成何耶子亦知夫天地間之空無一有中爲萬有之無一不兆乎天地間之雲極彌綸布濩之不平爲膚寸至平之所托乎釋典有云虛空無相而不拒諸相發揮又人有恆言翻手作雲此狀人方寸之險之不平也今實其空平其不平而天地間空有平陂往復之萬態其孰不泯然於太始之無朕乎此莊生之齊物進之即大禹之行所無事也小范曰唯請以是語鐫諸石

已畦集卷之七目錄

碑記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

吳西公特祠碑記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永定講寺大悲殿碑記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著湖水月菴碑記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已畦集卷之七

吳江葉燮 星期

明故禮科左給事中贈光祿寺少卿先伯祖

吳西公特祠碑記

天下理亂安危之介必有一言以開其端此君子
 小人所由辨而國之興衰所由決也夫天下事之
 大孰有大於人主倫常之理亂而係乎宗社之安
 危夫人而知其為甚急而不可緩者矣而小人於
 此以為我以其大而甚急者正告之則非人主所
 欲而我之身必辱且危易其說而告之以甚緩而

不急則人主必喜而我之身可以安且榮於是人主倫常之理亂宗社之安危悉置不顧其所至急而不可緩者惟有持祿固寵而已矣前代許敬宗李林甫盧杞諸奸佞值人主宮闈夫婦父子之變欲有所改易舉動人主雖甚闇始亦不能無所疑此數奸者率以陛下家事之一言進若曰此細事有何關係是在人主行之耳此言一入中人主之欲勢遂不可挽回幾致喪家亡國之禍奸人亦徒爲一時逢迎患失之計而不知禍之遂極於此也君子則不然不值其會則已值其會以爲在宮闈

雖爲人主家事而舉動一不當理亂在倫常將安危在宗社此何等事防微杜漸間不容髮况已彰明較著者乎一身之利害寵辱何足計於是批鱗碎首觸諱犯顏聽其身竄逐誅殛而不辭如唐之褚遂良韓瑗一輩人誠見其事之大且急而不得不出乎此也變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流連反覆而發憤於其時其事也當有明神宗惑於內寵光宗爲皇長子宜爲儲母失愛未立福王以母鄭寵欲奪長神宗持未決時亦有以陛下家事爲言者上意益搖言官屢上疏爭不能得禮科李獻可請豫

教一疏被譴逐時吾伯祖吳西公在禮垣與各科之長連名上疏申理獻可之言俱斥逐降調不等公用是歸田不復用以老其時言雖無濟久之光宗卒踐儲位而國本獲安不可謂非諸臣先後力爭之功有以漸啓人主之悟也公墓在西山向有祠吾宗人歲春秋咸集以祀公久矣近有一二不類後人盜售祠屋於他姓宗人訟之官巡撫都御史湯公覽其辭曰賢者也宜特祠俎豆時奉上命廢天下淫祠郡城東偏有廟巍然祀非其鬼者爰黜其鬼於某年月日當事奉公之主以入妥

焉列於邑春秋祀典有司屆祠主鬯子姓咸肅序以將事乃顧小子變而謂之曰是宜爲文以記諸石變惟昔蘇文忠之記韓文公廟碑也曰一言而爲萬世法今吾伯祖吳西公能正言人主宮闈倫常之事關係宗社安危大計其言也先王之法言也有不可爲萬世法者乎法萬世有不宜祀百世者乎是可以風凡爲臣者之立言事君者矣

寶應重修六事亭碑記

周禮冬官之制九夫爲井而方一里四井爲邑積
四而爲丘爲甸爲縣至都爲方三十二里以任地
事令貢賦此積田爲里之始事也然古者貢賦之
名與今同而貢賦之實與今異古者貢謂貢九穀
山澤之材賦謂賦車徒以給繇役大約古之貢乃
今之賦古之賦乃今之役也總不出乎井邑丘甸
之中古者兵寓於農然攻伐征戰不常有其常者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三日所用者力耳而無所
傷於民之財財與力判然而爲二故先王不廢役

之名要使民無所苦於役財與力皆寬然而有餘
迨後世履畝而稅於是賦出乎田而役出乎里出
乎田者民之財也而出乎里者民之力乃名爲用
其力而實以傷其財較之賦而更甚於是力與財
交盡而民困明制履畝出正供里甲出雜辦其後
雜辦征徭歸并正賦則無所爲役矣自州縣間有
非常之舉動戶不可徵也則曰徵諸里或有無名
之色目賦不可益也則曰益諸役於是有因循之
舊例有遞增之陋規或巧借以便私圖或潛漁以
恣中飽有因公補救者如丁逃不得不攤田荒不

得不補始不得已而權行旣遂相沿而不改其弊
由漸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苟欲起而釐革之
非賢且才之有司不能寶應縣爲田三千頃在城
有四坊在鄉有三十圖圖卽里也邑在明成弘時
無水災連歲豐稔戶口至八萬自嘉靖辛酉至萬
曆丙戌數十年間水災洊至饑饉流亡戶口不盈
二萬時縣令耿君諱隨龍初至見凋殘狀究其弊
在田荒而役重民之畏里役甚於湯火於是察四
坊三十里中凡弊當革利當興者則革坊長而大
吏長官經過駐節飲食需索及縣廨百所需之役

除革里長而催科備點解收櫃頭之役除革官農
民而簽報燈夫諸色目之役除革漕糧遞年而廢
頭督催僱皂之役除革河工里夫而派夫簽報者
民之役除總鄉城無一役民咸得盡力於農而始
蘇蓋革弊卽所以興利者凡六事刊石立亭久矣
歲久亭圯邑人思其賢而美其事爰葺而新之嗟
乎一令之賢作法於善追周官貢賦之制而行之
使民世受其福後之官是土者其慎率由以無負
斯職與斯民也余去邑歲逾一紀矣茲偶過邑值
輯邑志之役適亭亦葺成邑人曰是宜爲文以申

記之於石俾永以示後康熙己巳八月望日橫山
葉燮撰

積善菴改建律院碑記

大江以南所在梵刹稱叢林者以千數大約稱禪者什之七稱教者什之三而稱律者百或得一二吾蘇名勝甲他方屬內叢林以百數稱禪稱教者所在而是稱律者百且不得一夫率其徒者同而秉其所稱者律與禪與教多寡如是之相去何也吾嘗謂秉禪與教者以智用秉律者以力用以智者其能在有爲以力者其能在堅其所不爲而已故智者卽得半而止猶可自稱於人曰予智力者譬之百鈞之物在其人之能勝而舉之苟其人能

舉九十九鈞而力虧一鈞則并其九十九鈞而置之而不能舉矣如是則不得自稱於人曰予力然則智可掩而襲力不能虛而假也無怪乎天下稱禪與教者之多而稱律者之少矣自明末迄

國初百餘年間臨濟曹洞之宗天台賢首之教徧天下而律席止稱華山三昧見月兩尊宿相繼爲海內律宗見月之嗣碧天淨公乃起而應蘇郡積善菴之請於是律宗自華山而南蘇之叢林建律自淨公積善始菴在閭門外五里白蓮涇宋咸淳中僧志勤始建明嘉靖時菴毀有僧繼登規興復

漸以營建郡紳士咸護持之王處士百穀爲記國初菴遭兵燹益圯里中諸善士謀曰菴興廢非常不得傑出非常之人足爲一世模範者以主斯席則不能爲久遠功於是持辦香淨公淨公來秉律積善緇素咸曰積善向以菴稱今不稱先當正其名宜改曰積善律院於是百度興衆工舉山門丈室齋堂廚庫祖堂大悲閣閣下築戒壇屋以間計者爲十者六計費白金二萬有奇於是積善律院遂爲吳中叢林之冠而律宗爲獨尊頃之淨公顧余草堂以律院碑記爲言且曰惟檀護昔於先

師座稱素交茲敢請余惟不文而人又不足爲文
重恐成兩失然不敢辭乃合十拜手而言曰昔首
楞嚴會上優波離尊者白佛言我以執身身得自
在次第執心心得通達然後身心一切通利夫尊
者言身心之通必由於身心之執然後三千威儀
八萬細行性遮二業悉得清淨使身心不執則蕩
佚何所不可爲惟力以執之故能忍忍則能堅而
決然有所不爲此秉律之本原也威儀細行盡在
其中然後乃成大有爲矣此豈文章語言聰明才
辨顚預囹圄襲而取之者乎今天下佛法亦少衰
矣非現大人相如優波離尊者爲如來網紀以率
之恐將來稗販如來者不少淨公之興茲院也不
特爲律宗開生面靈山一會藉此儼然伏願現在
未來諸有學人悉將此身心力持雙執律院今日
大事因緣自當不與成住壞空同其劫也夫康熙
辛未秋七月橫山葉燮記

平末林山月對山某題

大率因緣自當不與必封製空同其什也夫氣

未來而休學人悉欲此良山代其時容到今日

昔為事宗開坐而動山一會釋九

此其未解明也

是亦也

永定寺大悲殿碑記

天下所在之梵刹其大小名稱不一所崇奉而事者為佛為菩薩據教言佛之多有不可說數而獨奉釋迦牟尼佛有常尊菩薩亦不可說數而獨奉觀世音菩薩有常尊夫釋迦產於西域天竺有其地生於中國周顯王時壽七十三歲有其年之始與終其所說法皆與同時之人問答而記錄有其據故稱為本師為教主尊而奉之宜也觀世音菩薩教言菩薩自過去無量劫前有佛名觀世音教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遂得稱觀世音菩薩其

生不知於何地滅不知於何年其始與終之迹皆不得而知疑其事近於虛誕官邈乃天下之人羣奉而尊之且敬而親之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信之篤而事之誠有過於本師教主者則何也昔我先師孔子之言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蓋盡天下之人共有一欲而聖人在我惟有一仁人之欲以仁者之欲推之則立人達人包舉已盡極之爲博施濟衆堯舜猶或難之然理終不誣也佛之教以度生爲本願其意欲使凡有生者盡厭我欲與其欲而後止然旣登佛果則退而

處乎寂滅度生之事自任之菩薩而觀世音菩薩則至仁之人也然在儒者則謂之仁在菩薩則謂之悲儒者以仁應天下之欲極形容之則曰其仁如天菩薩以悲應有生之欲無象可形容而極其量則曰大故觀世音者菩薩聞修之體大悲者菩薩所施之用也自其一首三首以至八萬四千爍迦囉首二臂四臂以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以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手臂錯出開合捧執弓矢劔盾經卷香花盃水揚枝珊瑚寶炬白拂朱杖種種莊嚴諸物皆菩薩博施之具十四無畏

四不思議三十二應皆菩薩濟衆之目也菩薩有大悲無異乎仁者有大欲其感人之深入人之固雖欲不尊而親之信而事之胡能已哉吾嘗又以謂釋迦世尊則如君觀世音菩薩則如相君如堯端拱於上相如舜凡堯之所欲爲皆舜爲之而堯受其成故今凡建大悲懺法壇塲者必位世尊南面位大悲菩薩於西而東面行懺法者西向禮菩薩而不禮佛佛端坐而受其成此事可徵也是不獨愚夫愚婦之信之篤而事之誠即賢者智者亦不能不信其理而崇其事矣蘇郡城永定講寺梁

天監初永定法師始建係吳郡太守顧彥先捨宅再興於石晉天福中元至正間有僧九臯聲公來主法席學徒數千人建方丈名海印堂元末張士誠據平江駐兵於寺寺盡燬明洪武間里人黃茂之捐貲重建大雄殿與海印堂自梁至明寺興廢不一詳載姚廣孝記明季寺又盡廢

國初有賢首宗法師微密詮公以重興寺自任偕其徒省公竭力重建大雄殿於殿後建大悲閣閣未克成而廢康熙二十八年詮公之法孫弘方德法師博貫教藏妙行莊嚴爲諸方首念其師未竟

之緒與里中諸善信復營建大悲殿仍閣址也善士鄭櫛與其子焯倡率爲衆姓先有節婦顧氏捐貲首倡康熙三十一年某月日殿落成凡殿中所宜有者咸次第具於是修禮大悲懺法以告終事法師乞予文記之予惟大悲菩薩之事釋典固極侈言之矣而未有能知其爲脗合吾儒仁者之事故於文發明其說以記之康熙癸酉春王上元前一日橫山葉燮拜撰

積善律院淨因堂碑記

淨因堂者積善律院殿東偏奉三大士之堂也先是繼燈上人重興積善欲爲專室以奉觀世音菩薩市成材於某菴中移建於此淨因者即彼處堂名仍其額也向屬東房東房僧西航慨然讓堂歸律院律院又仍其舊名而不改也竊謂菩薩以三十二應應諸有情菩薩蓋不能無所因而應之矣衆生有三十二種得度以爲之因菩薩以三十二種分應之而使之成就而得果然則菩薩之應其因者亦在乎衆生之自有其因而得菩薩之應也

已田集 卷一
菩薩亦何所庸心哉夫因者果之對待也因不淨
何以得果淨欲得淨果必先淨其因菩薩以三十
二應成就衆生者果也衆生之所以能感菩薩之
三十二種成就者因也孰謂菩薩能無因而使衆
生得果哉夫淨之至必空所空滅而後謂之極果
即菩薩之寂滅現前此果之終事而即不可謂非
因之始事則淨之義大矣廣矣碧公律師屬予記
之不揣其言以爲記

著湖水月菴碑記

長洲縣界東北有澤曰著湖湖旁有村曰著村有
釋氏之宮名水月菴明成化間有拙愚上人創菴
於此其後崇禎時暨 國初先後葺而新之今華
山確菴禪師之嗣法孫荷一實主之恐其久而易
湮也將鐫石以記請余爲文余惟五行天一生水
孔子曰智者樂水乃知天地間事物之智無過於
水而月者水之母也方諸取水於月可徵也水與
月并天地之智備矣而著者又草木之靈能前知
者也今地以產著得名建水月菴其上凡智者之

能事無不萃於此乃創始菴之上人則曰拙愚抑何相反而不類若此不知智則巧愚則拙天下事固有用智不能成而愚者能成之恃其巧者不能守而拙者能守之能成之又能守之斯則可大而可久宜乎菴之日新而有光也非所稱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乎今荷一上人秉華山之禪以興起斯菴而能藏智於愚斂巧於拙殆與創始之人有同揆焉菴之建已三百年今益擴而增加之本其人地之靈以施其愚拙之用非天下之智者乎所謂不可思議者在爾橫山山人葉燮記

已畦集卷之八目錄

序

家禮纂要序

聞禮述略序

廉讓堂詩序

密遊詩序

黃葉邨莊詩序

赤霞樓詩序

南疑詩集序

桐初詩序

已畦集 卷八
三才草堂
蓼齋詩序

小丹丘詞序

南遊集序

黃山倡和詩序

湖上吟序

心癖上人詩序

泛雪詩序

友人詩集序

已畦集卷之八

吳江葉

燮

星期

家禮纂要序

侍御梓園程先生本紫陽家禮斟酌損益間以已
意發明闢習俗之非名家禮纂要梓以行世予惟
先王之制禮合家與國其禮有五紫陽以世俗通
行始於有家尤為嚴切於五禮之中采吉凶二禮
而為家禮後人祖述而行之久矣茲者侍御刪煩
就簡又就家而言謂吉禮固當嚴矣而生人大事
莫大於送死於是獨酌凶禮而著之以致其兢兢

凶禮之目曰喪曰葬曰祭昔先王順乎人之情以制禮而本乎性以坊之故於喪則致其哀於葬則極其慎於祭則盡其誠本乎內者有其質而後通乎外者有其度數精粗巨細煩簡先後一一揆其所宜以爲如是則生人之心安惟其能體乎死者之心安而後生人之心乃得其安也使不知死者之心之安與否又遑問已心之爲誠與妄乎其失也蓋有二一曰弇陋一曰夸大弇陋之失原於鄙吝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彼陋者無所不用其儉喪則含殮服制不備不誠苟焉從事葬則久淹親

柩非曰力不能則曰無吉壤祭則不時不物條數條疎如是夷其親於路人矣夸大之失大約是僭庶人之喪往往用卿大夫之禮葬則僭土石之制祭則侈列方丈什之百之無不援下以陵上徒令觀者侈其盛而歎其美是陷其親於非禮矣由是言之俗禮之失也蓋百無一得也原制禮之初心於一事一物一時一會孰先孰後拳曲跪拜升降度數莫不以至情而行其至性爲事理之所不能踰以爲非如是則死者之心不安而吾心庸詎得安乎侍御於此不勝世道人心之憂故於習俗之

所溺者務拯而出之習俗之所忘者務提而明之
不過求盡乎此心之安返之心而無不安措諸世
而益無不安矣於以發明三代禮意之原豈特爲
紫陽之一大功臣已哉

禮記 聞禮述略序

昔者先王制爲禮以同天下之風俗禮有五五之
用不同吉軍賓嘉之四人事盡乎此先王即以人
治之其事明而在生陽道也凶居其一鬼事盡乎
此先王即以鬼治之其事幽而在死陰道也道在
陽者可見而易知道在陰者不可見而難知惟不
可見而難知先王則推以可見可知之理本乎性
而類乎情以爲節文以爲隆衰用之一家用之通
國用之天下而無不宜於是陰陽之理明人鬼之
道合幽明生死之故蓋不出日用之恆而得之此

凶禮之喪之葬之祭聖人酌爲萬古之經不易之則至深遠也降及後世教衰而俗敝忘乎制禮之意始於一人之臆說沿爲習俗之見聞以兒女子之至陋亂先王之常經幽明瀆而生死淆豈仁人孝子之心乎故贈奉直大夫汝涵程公謂夫凶禮之行實本乎仁孝盡乎幽而後可愜乎明得乎死而後可無忝乎所生於是葬其親一本於古禮而取朱子家禮之精微而參攷之即駭俗有不顧也凡立主屬纊諸條一一闡發常經之大義平居以教其子侍御半園先生先生有目擊者有耳聞者一一志之而輯爲喪葬祭凡三卷程公之爲是說也非有所矯世驚俗也一秉乎先王之禮明乎陰陽人鬼之道非異端之所得而秉非末俗之所得而竊也半園先生之間所聞而輯爲是書也本乎善繼善述之懷見所學之有本而成教所自出也始於一家推之通國而天下以爲教禮可也即以爲教孝尤無不可也

廉讓堂詩序

世稱美世家巨室之子姓必曰王謝然考之當年
簪紱之盛王優於謝若人才文雅之美謝優於王
大約王之位躋公輔者相望然如導如弘如儉輩
率皆逢迎世主佐命霸朝以邀時譽鮮能立事功
秉忠義故其後人無倜儻磊落之才謝氏如安之
卓識雅量敗勁寇安社稷為名宰相其羣從皆彬
彬質有其文如玄如石輩皆以儒雅為名將而安
之教家固自有法不徒如晉世之崇尚虛無者故
其後文章彪炳之彥蔚起代有其人如靈運如惠

連如混如瞻如弘微如莊如眺其才皆卓立一代
篇章可追美三百即靈運近乎放誕然其自比魯
連子房忠義激發述祖德一詩猶見不忘先民規
矩則謝氏之忠義文章有可得而言者曹子希文
高才卓品予嘗記其廉讓堂稱之矣茲彙其所著
詩付梓即名之曰廉讓堂詩屬予序之予惟希文
之詩美如芝草然非無根其美蓋有所本矣其大
父司馬公爲名諫臣尊先生爲名吏部文章經濟
史冊炳灼而父子皆崎嶇效忠於橫流錯節之日
尤氣節表著所爲父詔其子祖繩其孫皆以忠義
之訓溢爲辭華者也以希文之才自爲崛起無不
可况承詒謀之善宜其敷辭可以華國選言可以
振雅觀其篇章豈遂遜乎靈運惠連輩哉近者海
內辭壇作者余不敢知而吾鄉才人輩出實在二
海海寧海鹽二邑今得我希文左槃右敦其間誠爲近今盛
事此又予之觀其盛而樂道之者也

密遊集序

古今有才人之詩有志士之詩事雕繪工鏤刻以馳騁乎風花月露之場不必擇人擇境而能爲之隨乎其人與境而無不可以爲之而極乎諧聲狀物之能事此才人之詩也處乎其常而備天地四時之氣歷乎其變而淡古今身世之懷必其人而後能爲之必遭其境而後能出之卽其片語隻字能令人永懷三歎而不能置者此志士之詩也才人之詩可以作亦可以無作志士之詩卽欲不作而必不能不作才人之詩雖履豐席厚而時或不

傳志士之詩愈貧賤憂戚而決無不傳才人之詩古今不可指數志士之詩雖代不乏人然推其至如晉之陶潛唐之杜甫韓愈宋之蘇軾爲能造極乎其詩實其能造極乎其志蓋其本乎性之高明以爲其質歷乎事之常變以堅其學遭乎境之坎壈鬱怫以老其識而後以無所不可之才出之此固非號稱才人之所可得而後如是乃爲傳詩卽爲傳人矣我友沈子雲步自少卽善爲詩藻思揆發綺麗要眇稱於世久矣予嘗讀其詩謂其能擅才人之席者也巳予老廢山中雲步謁選得一官

之秦去別余十年一旦弃官歸來訪余草堂出近詩一卷示余余讀之而驚曰君之詩巳不爲才人之詩而爲志士之詩矣雲步負雋才掇科名期有所樹立以攄其志乃僅寄百里於數千里外沙磧荒涼之區卽卑之以展其簿書期會之能亦有不

可得者雖欲不拂衣以歸安能耶今觀其詩見其所歷之地皆周秦漢唐成敗興廢之墟昔賢英哲之所廻翔騷人羈客之所憑弔而永歎者其所遭如彼而所觸之境又如此欲無所動於中胡可得耶其詩也皆其撫心感魄之見於言者也予蓋太

息於其志知其有所不得不作而決其爲可傳矣
予與雲步早歲通門之交故知之最深雲步以詩
序屬予予不敢辭爲詳言其作詩之先後所就如
此以貽之

黃葉邨莊詩序

黃葉邨莊吾友孟舉學古著書之所也蘇子瞻詩
家在江南黃葉邨孟舉好之而名其所居之莊者
也天下何地無邨何邨無木葉木葉至秋則搖落
變衰黃葉者邨之所有而序之必信者也夫境會
何常就其地而言之逸者以爲可挂瓢植杖騷人
以爲可登臨望遠豪者以爲是秋冬射獵之場農
人以爲是祭韭獻羔之處上之則省斂觀稼陳詩
采風下之則漁師牧豎取材集網無不可者更王
維以爲可圖畫屈平以爲可行吟境一而觸境之

人之心不一孟舉於此不能不慨焉而興感也覺
 天地之浩邈古今之寥廓無一非其百感交集之
 所得於心形於腕於以為詩而係之黃葉邨莊意
 有在也孟舉於古人之詩無所不窺而時之論孟
 舉之詩者必曰學宋予謂古人之詩可似而不可
 學何也學則為步趨似則為膈合學古人之詩彼
 自古人之詩與我何涉似古人之詩則古人之詩
 亦似我我乃自得故學西子之曠則醜似西子之
 曠則美也孟舉詩之似宋也非似其意與辭蓋能
 得其因而似其善變也今夫天地之有風雨陰晴

寒暑皆氣候之自然無一不為功於世然各因時
 為用而不相仍使仍於一則恆風恆雨恆陰恆晴
 恆寒恆暑其為病大矣詩自三百篇及漢魏六朝
 唐宋元明惟不相仍能因時而善變如風雨陰晴
 寒暑故日新而不病今人見詩之能變而新者則
 舉之而歸之學宋皆錮於相仍之恆而不知因者
 也孟舉之詩新而不傷奇而不頗敘述類史遷之
 文言情類宋玉之賦五古似梅聖俞出入於黃山
 谷七律似蘇子瞻七絕似元遺山語必刻削調必
 鑿空此其概也不知者謂為似宋孟舉不辭知者

謂爲不獨似宋孟舉亦甚愜蓋孟舉之能因而善變豈世之蹈襲膚浮者比哉世之尊漢魏及唐者必以予言爲抑孟舉世之尚宋者必以予言爲揚孟舉悠悠之論非但不知孟舉實不知詩然則讀孟舉詩得其係之黃葉邨莊之義則思過半矣

赤霞樓詩集序

理一而已而天地之事與物有萬持一理以行乎其中宜若有格而不通者而實無不可通則事與物之情狀不能外乎理也昔者聖人旣教人志乎道矣而又推之以游藝夫射御書數似乎技術之末然其理無不爲道所該故卽一可以見其全如庖丁之解牛郢匠之斲輪以至承蜩弄丸之末技皆有此理之極致以運乎其中道無二也吾嘗謂凡藝之類多端而能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莫如畫彼其山水雲霞林木鳥獸城郭宮室以及

人士男女老少妍媸器具服玩甚至狀貌之憂離
歡樂凡遇於目感於心傳之於手而爲象惟畫則
然大可籠萬有小可析毫末而爲有形者所不能
遁吾又以謂盡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者又莫如
詩彼其山水雲霞人士男女憂離歡樂等類而外
更有雷鳴風動鳥啼蟲吟歌哭言笑凡觸於目入
於耳會於心宣之於口而爲言惟詩則然其籠萬
有析毫末而爲有情者所不能遁昔人評王維之
畫曰畫中有詩又評王維之詩曰詩中有畫由是
言之則畫與詩初無二道也然吾以爲何不云摩

詰之詩卽畫摩詰之畫卽詩又何必論其中之有
無哉故畫者天地無聲之詩詩者天地無色之畫
滁陽朱君樸菴今之有道明理之士也吾嘗見其
畫矣天地無心而賦萬事萬物之形朱君以有心
赴之而天地萬事萬物之情狀皆隨其手腕以出
無有不得者余於是深歎其藝之絕知其於事物
之理洞照於中而運以己之神明此能爲摩詰之
畫必能爲摩詰之詩無疑也朱君果出其赤霞樓
詩集相示見其因物賦意因情傳事諸體嚴而衆
善備吾不能更贅一辭卽以稱其畫者稱其詩已

矣乃知畫者形也形依情則淡詩者情也情附形則顯是理也寧獨畫與詩哉推而極之天地間無一物一事之不然者矣

南疑詩集序

語有之絢爛之極乃歸平淡予則以爲絢爛平淡初非二事也真絢爛則必平淡至平淡則必絢爛是何也譬之天無一毫雲氣盡青之一色至平至淡矣而絢爛孰有過於蒼蒼者乎譬之雪極望無際山川陵谷盡白之一色至平至淡矣而絢爛孰有過於太素者乎天下事物皆然而於詩之一道尤有可得而言者凡人無不稱詩爲風雅不知詩也者風雅之總名風雅者詩之實德也世之言詩者固不一家多有少年高才之士不知風雅之義

爲詩之實德將永言一唱三歎之旨略而不道好
爲新奇瑰譎索隱秘趨僻徑取世人聞見所不至
者以駭世人之耳目使見之者無弗眩聞之者無
弗驚如登賈胡之肆衆寶溢目如遊華林之園千
花競發令人應接不暇徒有嘖嘖然而觀之者初
則歎旣則疑又久之而不覺稍稍厭去矣是何也
衆寶溢目寶去則空千花競發花謝則萎旣萎與
空則詩亡詩亡則辭句意無不亡求其言外一唱
三歎有餘不盡之旨邈不可得彼旣與平淡相違
至此則并絢爛而失之則亦付之索然無味而已

矣吾於沈子客子南疑之詩歎其才高而善變爲
不可及也十年前吾見客子之詩學博而辭瞻近
於絢爛一途然非獵取之於外是其胸中之淹富
物自來而就之非有矯強之迹也客子歷觀古今
詩家之變態窮此中自得之性情久之而爲得心
應手之作見者頗駭其忽事於平淡不知其平於
辭不平於意淡於句不淡於才平淡在貌而絢爛
在骨人謂客子善變而實非變也夫人閱歷名山
大川之奇無險不涉無仄不登久之而後乃知柳
塘春水花隴夕陽之妙爲山川化境有非可以言

語形容者與天之青雪之白一義而已矣吾故於南疑之詩歎其才之高而能神明於才者也

桐初詩集序

昔余叔氏雲林君績學砥行隱於太倉之沙溪距余所居分湖百里歲時數數過從叔氏富於吟詠善法書尤工歐陽率更體後生成以爲模楷順治丙戌七月晦日叔氏家罹兵禍及仲兄中密俱死禍最酷時余家亦播遷無定所自爾沙溪與分湖不通聞問且二十餘年康熙乙卯余始值桐初於邗上問之則雲林叔氏之孫中密兄之子也方知其幼遭家難避迹田間黃岡杜茶邨過婁東見之愛其幼慧卽工爲詩文以愛女許之遂就婚白下

因僑寓焉桐初備述二十年來情事余旣悲死者且喜桐初之少年卓爾成立也桐初徐出其所爲詩示余骨秀氣軼才溢思深而寄託甚遠蓋茶邨爲詩家老將力排卑靡時習桐初得之於其切廟者深也時余猶子元禮亦以工詩稱余因歎吾家風流不墜其在此二子乎歲癸亥余遊白下與桐初相聚數月乙丑遊嶺南桐初又來晤於尉陀臺下每相見桐初必出其新詩以示余其技益進而工能合唐宋大家之長詞能入南宋諸家之奧因念桐初出艱難灰燼中流離轉徙而能好古力學進於大成得交當世之賢者風雅相師此所謂豪傑之士不待人而能自興者也余因追悼元禮化爲異物且近十年衰宗今惟桐初爲獨秀蓋余喜桐初而益悲夫元禮也余老矣更數年見桐初其所就益不可名矣爲拭目以待之

蓼齋詩草序

汝子鴻書世以儒術起家其先人遭亂乃脫縫掖以武事著績故其羣從俱習之鴻書耳目所習見聞其切劘而相長者大約與寤歌吟咏之事非其類也鴻書則奮起而獨好爲詩其所爲詩輒可誦而稱工何也方鴻書之將從事於詩也請於余曰汪不知詩竊見當世之詩人誦所爲詩而心竊好之不識詩可學而能耶將學於古以何爲歸耶余曰子亦知古之人有詩之聖者杜少陵乎曰汪不敏竊嘗聞之矣余卽取杜集授之曰子歸而讀焉

若知其美而好之則思過半矣鴻書別余半歲來
出詩一卷曰此汪讀杜詩以來所作也余覽之而
驚已而喜曰子初學詩而卽能詩且能學杜而得
其氣體夫人之窮年卒歲求一言之幾而不可得
者而子驟能之可不爲異耶鴻書美才質又年方
少奮前獨往以赴其願欲顧無所不可致於當世
者宜其曾懷暢遂其言冲以夸也今觀其詩悲涼
鬱勃牢落不偶多不平之鳴則又何也夫士貴有
志苟無志則無適而不自安於卑下何鬱勃不平
之有惟有志者其曾中之所寄託於身世閱歷凡
得失愉戚之境必不與庸衆人同其視聽步趨苟
有所觸於境動於心何一非吾躬憂患之所叢感
慨之所係乎鴻書童年失怙負郭蕭然時多疾病
欲不爲鬱勃不平之鳴難矣題其草曰蓼齋斯志
也夫

小丹丘詞序

余十五年前亦頗作詞嘗積數百首已而思曰詞者詩之餘也吾之心思志慮寄托感興亦何有所不得於詩又何必復事於其餘且詞之意之調之語之音揆其所宜當是閨中十五六歲柔嫵婉變好女得之於繡幙雕闌低鬟扶髻促黛微吟調粉澤而書之方稱其意其調其語其音若鬚眉男子而作此生活試一設身處地不亦赧然汗下耶無已則仍以鬚眉本色如蘇如辛而爲之鬚眉之本色存而詞之本色亡矣余故十五年來絕不作此

其已作者亦弃置不復存矣魏道士州來聞之而謂余曰君何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昔有楚屈平者仁義道德忠信人也被讒而不得於其君作為離騷援美人以喻君王指香草以擬君子其言抑何柔嫵婉孌此豈有不宜於憔悴枯槁鬚眉之屈平耶至九歌中麗句實已為詞家作祖矣又晉之陶潛振古高潔人也乃有閒情一賦唐人艷體詩首推李商隱然其寄托深遠多藉美人幽離之思靡曼之音以寫之蓋得楚騷之遺意者古之才人凡其胷中抑鬱不平而不得申者正言之不可泛言之不可乃意有所觸以發其端而攄其莫能言之隱也作詞者亦是志而已矣夫何病乎余聞其言曰善是余所未逮也適柯子南陔小丹丘詞集成命序於余余卒讀之而歎曰其風雅其寄托真能上追三閭而伯仲元亮義山者也區區南北宋詞家不足言矣遂錄州來之語以序之

南遊集序

詩文一道在儒者爲末務詩以適性情文以辭達
意如是已矣初未嘗爭工拙於尺寸銖兩間故論
者未可以詩文之工拙而定其人之品亦未可以
其人之品而定其詩文之工拙也然余歷觀古今
數千百年來所傳之詩與文與其人未有不同出
於一者得其一卽可以知其二矣卽以詩論觀李
青蓮之詩而其人之曾懷曠達出塵之概不爽如
是也觀杜少陵之詩而其人之忠愛悲憫一飯不
忘不爽如是也其他鉅者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

子瞻諸人無不文如其詩詩如其文詩與文如其人蓋是其人斯能爲其言爲其言斯能有其品人品之差等不同而詩文之差等卽在可握券取也近代間有鉅子詩文與人判然爲二者然亦僅見非恆理耳余嘗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觀其詩與文無不合也又嘗操此以稱詩與文誦其詩與文及驗其人其品無不合也信乎詩文一道根乎性而發爲言本諸內者表乎外不可以矯飾而工與拙亦因之見矣康熙乙丑余於嶺南遇夏子宁枚夏子與余同鄉嘗聞其名矣相遇萬里外旣又方舟於滇江道中者浹旬夏子蓋端人也夏子行年五十爲衣食馳逐炎瘴中時見其牢落不平之概然溫然盎然之容故在夏子盡發其詩文與余觀之詩言情而不詭於正可以怨者也文折衷理道而議論有根柢仁人之言也人與詩文如出乎一余益快然於其合也矣

黃山倡和詩序

名山者造物之文章也造物之文章必藉乎人以爲遇合而人之與爲遇合也亦藉乎其人之文章而已矣人之文章與名山爲介者在乎遊覽題詠然遊覽題詠其以辱名山者不少此名山之所大憂也必其爲才人之文章乃可以爲名山之知己而造物之文章方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則才人與造物各以文章交相遇合而其事乃爲可傳黃山海內第一名山也奇而不必法蒼而不必老幽奧浚怪夭矯支離蓋造物者之能事吾知殫於此

白雲集 卷八
矣昔人遊是山者題豈有此理四字於峰頂可謂
得之然而海內人遊此者百無一二新安人遊此
者更千無一二卽遊者或未必能題詠卽有題詠
吾恐黃山有愈悲其不遇者矣則名山之不遇才
人才人之不遇名山二美之不必合天地亦無如
之何也石門胡子圓表偕其友兩程生忽策杖裹
糧以遊黃山每至勝處必有詩有詩必倡和得若
干首成帙於是造物之能事無所不發洩蓋山與
人交相遇合稱知己焉吾讀其詩樂其事知俱可
以傳矣

湖上吟序

士不得志於時窮居杜門卒歲可無求於人甚適
也乃有不獲已杜門不可得於是去其所甚適快
然爲出門之遊則其事有孔亟而情有可哀者矣
然出門之遊東西南北百里千里數千里惘然而
行率然而止其間阻於時會阻於物情俱不可知
久之遊不得志蕭然逆旅風雨之中而後乃思窮
居杜門之樂爲不可得也遊之窮殆不如居之窮
然遊又有勝於居者何也遊卽不遇於人而無不
遇於山川雲物泉谷煙霞卽不遇於今之人而無

不得遇於古人蓋嘗於荒榛蔓草故宮舊苑名賢
憑寄之墟摩斷碣訪野老百千年之陳蹟恍然如
或見之幾不知身之客於斯而不與同時也非遊
何以得此毘陵劉君天木世有家學聞於時余遇
之禾城蕭寺讀其湖上吟諸作蓋劉君之爲遊久
矣觀其襍被一肩不勝蕭瑟然取所歷之山川雲
物古人往蹟咏之歌之而貯之囊中則劉君之遊
其亦可謂盛也夫

廬山大林寺心僻上人詩序

世出世法本無二法法法皆然卽詩文一道亦爾
然詩不能無大同而小異世諦之詩不可有俗氣
書生氣出世諦之詩不可有禪和氣山人氣論詩
者於世出世法似乎相反然暢達曾臆不襲陳言
要歸於不染氣習無二諦也余生平夢想匡廬之
勝乙丑冬以便道始得一遊意謂廬山猶昔也今
日必無遠公其人矣於大林寺遇心僻上人道氣
洒然如秋空之鶴寺在廬山絕頂爲遠公昔日結
茅著彌陀疏處今見心僻如見遠公焉心僻出詩

巴里集 卷八
示余余和其韻數首心癖再疊韻以荅余又疊作以酬之兩人之詩皆能脫去本色不染習氣余乃知世出世法卽詩見異中之同豈非法爾如然乎心癖爲人如所住山心癖之詩如其爲人余遊山而得其人并得其詩不亦幸歟心癖全藁甚富余卽以斯語書其卷端

泛雪詩序

泛雪詩者常熟蔣子文從借其友生泛舟西郊虞山之下游賞夫雪爲詩而唱和者也予嘗謂夫造物者之爲是雪也蓋與風雲雨雷各異其施而未嘗不同其體皆氣化之自然而人之遭之也亦適然而值豈獨於雪有異哉然人之視夫雪與風雲雨雷則有異往往借之以各寄其所尚逸者借以寓其高騷人借以攄其韻而夸麗之夫亦借以張其豪靡數者似皆有所得乎雪而寄其樂焉則諸君今者泛舟以遊而係之以詩以爲樂可知也然

吾觀世人之樂夫雪者僅十之二三卽境遇而怨
且苦夫雪者則十之七八彼京都之區遇雪則衝
衢泥淖車馬蹂躪貴者晨起而之朝之所司或奉
急宣騶隸顛蹶汙溝中雖公卿不免而苦雪者在
於朝賤者晨起而之市負擔逐逐積凜自膝至腰
領而苦雪者在於市他如行旅商賈之苦雪於道
祁寒怨咨之苦雪於野更有被褐不完半菽不飽
不能出門戶而苦雪於居者又十室不啻二三焉
嗟乎所稱高士騷人與夫鬪夸麗者何以獨得於
雪哉諸君其亦有得於是者耶吾徒知諸君之借
此以爲樂而不知其所得而有寄焉則於何也以
諸君之才登臨觸物形爲詠歌傳之好事當如唐
人之賀雪早朝閣中應制更唱迭和不則作賦兔
園授簡賜金與鄒枚角上下以暢平生知己卓犖
之槩今乃托之寒江斷崖古木荒郊之畔僅與漁
蓑樵笠爭其勝昔人所云冷淡生活諸君豈真有
得於是哉

友人詩集序

昔韓子之稱孟東野也謂東野以其詩鳴然則凡作詩者皆可謂以詩鳴者也今天下之以詩鳴者無慮家李杜而戶曹劉抑何鳴詩者之多以余觀之其以詩鳴者同而其所以鳴者不同也世無人不鳴於人者之詩之異鳴於人者依世以爲趨求人而喪我其性情志慮之所出以詩徇人而以人援詩於是六義之旨皆爲浮響不根之言或以投贈爲羔鴈或以翰墨邀貨財卽不盡是而其亟亟於

鳴者無一非求諸人者之所爲而天下羣然稱之曰是人也今之詩家也是之謂鳴於人之詩若以詩自鳴者則不然環堵以爲宮蔬食以爲飽以詩書爲晤對與昔賢爲交遊興之所發以爲詠歌可不謂能鳴乎然而當世之聞人固無從知其爲詩人卽問之其人亦不知誰爲當世之詩人也故不求合乎天下之鳴亦不顧天下之非我之鳴其是非善否工拙一聽之於心與古人而已其鳴也卽古君子爲己之學也是之謂自鳴之詩嗟乎今之鳴詩者何鳴於人者之多而自鳴者之少也友人

文子少弃經生言而從事於詩久之詩富且工然其志未嘗以詩號於人故里之人或知其善詩未必盡人而知之卽知之亦未能知其富且工如是也當其斐然有所得於中浩乎有所發而不能遏於是吐辭而詩成焉止自善其鳴已矣而何待於人哉茲以其詩付梓屬余爲之序余窮老空山廢無用之人也於當世所趨尚愚拙自退久矣顧以此相屬豈以余之生平亦庶幾自鳴而未嘗鳴於人者耶友人爲衡山三橋諸先生後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先澤矣

已畦集卷之九目錄

序

纂修吳江縣志定本序

州泉積善錄序

半園倡和詩序

西行雜詩序

集唐詩序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萇楚集序

澗菴詩草序

浪齋詩序

三徑草序

桐圃生壙詩文序

蘄水程氏世譜序

巢松樂府序

已畦集卷之九

吳江葉燮 星期

纂脩吳江縣志定本序

吳江縣向有莫旦徐師曾二志前此有竇德遠本及陳盧王三家諸志或輯而未就或就而弗傳其傳者惟莫徐二書為邑之文獻久矣莫志成於明弘治年間徐志成於嘉靖年間迄於

皇清其間一百四十餘年缺而未纂康熙二十二年各直省奉

上命纂脩地志而下於郡縣於是我邑侯郭公與

邑紳士因舊志纂而續之上自三代以及康熙二十三年凡於例得書者悉志之爲書四十六卷二十餘萬言其間刪莫志者十之四刪徐志者十之三補二志之遺并踵二志而續之者俱十之二有卽其文而節之者有卽其事而詳之者俱十不及二蓋三閱月而書成爲吳江縣志定本攷莫志歷三十年而始就徐志亦歷十一年而就今三月成書何易也則以前人勞於創後人因而損益之則較逸且續入者以世近而得之聞見采訪又較易故歲月省而功易成邑人葉燮實與於是役謹序

之曰原邑之初於上古無聞自秦伯開吳始有句吳之號從來開國建號或得之分茅胙土樹屏建侯舍此則未有不藉戰伐力爭而得卒未聞以禮讓開國建號如秦伯者也迨千百年後五代吳越錢氏始建吳江縣當唐末天下大亂凡稱帝稱王之所無不荼毒糜爛其民以逞所欲獨錢氏以兵誅暴亂保境息民不與中原抗衡終五季之世吳越之境不被一矢卒之奉版籍以歸於宋始終於生養安全之仁二君者於此土一開疆一立縣一先之以讓一守之以仁蓋至於今猶樂道其遺風

也歷稽前代吾邑最鮮被兵革亦無犯上作亂之
人之事惟宋建炎時大鱉於金兵然亦千年僅見
非如他處之日尋干戈也則豈非開先之風之澤
遠哉然竊有鯁鯁然念者古稱民富而禮義附有
國者不患貧而未始不患其民之貧吳江之民謂
其有三江五湖之利而不知亦被三江五湖之害
在官有履畝一定之常征而在民無十年歲登之
恆產何也江河之水利稍失治則害旋至吳江水
利近百年來雖間小有開治而不能復其初計十
年之中未有三四年不傷於潦者恆以六七年之

收供十年之輸則民力可知矣且吳江在古揚州
爲下下之田在今日則科上上之賦乃因其上上
之賦遂等爲上上之田故無一事不以十分爲科
率乃究其一歲所收耕者恆竭力作稱貸不足以
輸於有家有家者有終歲拮据而不足以輸之國
夫以水涯澤畔百里之地歲賦五十餘萬輸惟正
之供其民力又可念矣則民富而禮義附之言所
當深惟其本而爲之一籌者哉變生長此土上下
千百年而反覆之得其大槩如此至於邑之疆域
無名山大川之限形勝非巖疆四塞之國物產不

足以供朝廟戎祀勲庸無可以勒鐘鼎旆常惟是財賦甲天下而忠孝節義文學之彥亦彬彬乎間世不乏以庶幾前代之遺此志之大較也

州泉積善錄序

積善錄者石門今拙朱氏記其友人孟舉吳子所行於鄉諸善事彙而成帙者也余覽之而歎曰此盛古之事乃得見於今乎昔三代之治能使天下無一夫之不被其澤然以天下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德家至而戶徧其勢有所甚難然先王之德有所必徧者固有其法也三代之法莫盛於成周其惠民之道盡在周禮凡救荒卹羸孤獨死喪相保相助纖悉周備君相總成於上命太宰以九兩繫邦政其八曰友以任得民鄭注兩猶耦也謂同井

耦耕者相任即孟子言同井相友扶助也大司徒
令五家爲比遞積五而閭族黨州以至於鄉使相
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調太宰司徒以其職分授於
遺人鄉師族師遺人掌邦之委積以施惠卹民囂
厄門關之委積以待孤老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鄉師以歲時巡國及野調民之囂阨族師掌比伍
族閭使之相保相受以相葬埋而大司寇又分授
其屬小行人有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上之王以
周知天下之故其爲法詳備如是一鄉如是合天
下之鄉無不如是其孰有一夫不被其澤者乎自

井田廢而比伍族黨之官俱廢以天下之大而欲
使井閭族黨保任救卹之政一一出於上人人而
惠之恐惠未加而政已不可問矣無怪俗日趨於
薄而民之無告者終於莫可告已矣而吾孟舉則
曰事在天下古今者非吾所得與其謀肩其事也
其視吾力之所可能而近在吾居之鄉者聞於耳
寓於目無敢委而不爲焉如賑饑救災償邑逋代
軍需濬河育嬰恤孤代贖鍰皆善之積於爲國者
也助聘施藥完人骨肉助葬施棺槨不念舊惡濟
貧士焚券代贖身解紛皆善之積於爲人與家者

也人咸曰美哉何善之積而盛歟孟舉曰不然昔周公之爲法於鄉閭族黨者以行其不忍人之政也吾在吾鄉亦行吾不忍人之心於一鄉而已豈更有所庸其心哉予謂古之爲善者有自一鄉而化及一國自一國而化及天下者今聖天子在上使有采風者以積善一鄉之善聞之於朝將必盡復成周之政使天下之鄉盡得如積善之鄉未必非孟舉之志也此朱氏所以彙錄而公之世其亦此志也夫

半園倡和詩序

詩言志人各有志則各自爲言故達者有達者之志窮者有窮者之志所處異則志不能不異志異則言不能不異於異者而求其合其合也必有道矣侍御梓園程先生達而在朝爲侍從耳目之官一旦歸而謀泉石之樂其志在泉石也亦陶金處士窮而在野泉石之樂其志所固然也二人之志忽不謀而合志合則其言自合於是爲半園諸詠倡予和汝倡者先得和者心之所同然和者能言倡者言之所未盡即謂之所處同而志同志同

而言無不同者兩君子真莫逆於心而偕乎道矣
於是播之同志凡志同者無不羣起而和之兩君
子之志其亦不孤矣夫

西行雜詩序

行役之有作也自三百篇已然大約行役有行役
之悲行役有行役之樂何也舍父母妻子昆弟室
家之樂而爲千里數千里之行則其思悲悲發乎
有所離則不能不作詩歷千里數千里之行而時
或逢故人或遇新知隨在而有投分傾蓋之雅則
其志樂樂出於有所合則又不能不作詩吾於迂
客西行之詩三復而如獲吾心也迂客一代才人
遊歷古今勝地其爲詩也皆寄其違離承歡友于
之懷而快其得友朋會合之志因山川以寫其天

性可以怨而羣矣豈徒絕唱騷壇見其能事者歟

集唐詩序

張太史弘蘧以疾假歸里杜門習靜予嘗往見之
卧榻前弘蘧病尋已出其集唐詩三十首示予皆
伏枕所爲機杼結撰天然奇妙遠過作者或曰以
如此神明才慧何不自爲之之美而乃集前人語
爲美耶予曰不然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間皆是也
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見而神明才慧本天地
間之所共有非一人別有所獨受而能自異也故
分之則美散集之則美合事物無不然者有唐三
百年詩人之詩其神明才慧或各得一體或一篇

或一句散之各爲一人之詩合之爲全唐人之詩
弘蘧之神明才慧能體備全唐人之詩始能分見
全唐各一人之詩分而合之合而離之動中肯綮
一一皆唐人之詩實一一皆弘蘧之詩集之時義
不已大哉夫詩小道耳古之豪傑爲名將相大臣
能集天下之智勇才藝驅策而奔走之才不必自
已出能不必自己見而用才使能無不各當功成
而天下頌之後世稱之雖欲遜其美不可得知乎
此則謂是詩爲弘蘧之集唐也可謂弘蘧之自集
已之詩亦無不可弘蘧命予題其端於是乎書

彙刻慈幼堂詩文序

吾蘇陳氏以業醫世其家陳之先所從來遠諱良
炳仕元爲翰林學士知太醫院六傳至公尚與子
寵明時相繼入御藥房判院事歷憲宗孝宗朝得
上眷卒得卹諭祭其最著者也先是學士公之孫
本道始專爲幼醫子文益習之故判院公兩世皆
以醫幼顯文嘗築堂成得宋文信公舊書慈幼堂
三大字遂以顏之海內名公卿暨鄉先達諸先生
先後爲文及詩稱述詠歎其事今學士公十二世
孫名璣字啓文克紹先業益修其德鄉黨稱其孝

而賢予通家生顧子天山爲文述其堂之由來以記之啓文於是集累世交游之贈言授之梓以揚其先德而屬予爲之序予惟醫之爲道似居乎技術先賢卜氏謂其致遠恐泥蓋指其事理言也然竊以爲泥者特以事言耳若以理言則醫之爲理推之亦何遠弗届本乎陰陽剛柔乘乎五運六氣天之道也辨乎物性而察乎金石草木五味別乎土宜而調劑之地之道也天地之道備矣本其道以施其仁民愛物之心用其已溺已飢之念孟子謂愛牛可推之四海醫獨不可以愛人而推之四

海乎今觀陳氏學士及判院諸公皆著其術以膺綸綍異數之寵則獲乎上矣名公卿先生之交孚則信乎友矣獲上信友誠者反身之終事陳氏旣致其效矣尚得謂爲道之小乎啓文儒者恂恂莊莊古之有道君子也繼祖父之學業於獲上作其忠於交友徵其信其慈幼也更上同夫子少懷之志而總本之於孝則其道之所包不亦大哉宜乎作者如林咸歎美不置立言以著其不朽也余何能更贅一辭特爲著其醫道之有本者如是以貽之康熙癸酉橫山葉燮撰

萇楚集序

六經之言皆備五倫而詩獨首言夫婦雅頌而首之以風風首之以二南二南首之以關雎皆言夫婦也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然則夫婦者性情發見之始事也詩言妻子好合而兄弟翁而父母順明乎一家之中夫婦得而兄弟父母無不得因事而推詩人所以鳴其盛也然有不得乎夫婦者處乎時與數之窮欲求乎妻子則反有不能得乎兄弟父母惟不求得乎妻子之合以庶幾乎兄弟翁而父母順君子則傷其處人倫境遇之艱而能

審輕重權取舍以求乎此心之安此仁人孝子之
隱衷非流俗所能知惟有付之一唱三歎寤寐詠
歌一以寫其得之之懽愉一以寫其不得之永歎
此吾友亦陶先生詩之所以作也夫亦陶今之不
得於夫婦者也然非如楚大夫之不得於君而憂
離憔悴也楚大夫之不得於君不得乎志也指美
人以喻君王要蹇脩以希感悟而志卒不可得作
離騷以寄意亦陶之不得乎夫婦非不得乎志也
乃不得乎時與數也亦陶少嘗娶矣為高士歸元
恭之女習家教嫺禮法無愧乎古之淑慎其儀者

亦陶蓋未嘗不得志乎夫婦者也伉儷三年遽失
其偶非時與數乎當是時亦陶之親年老家酷貧
長兄薄宦遠方祿不能逮季弟又歿以三歲之孤
託之友人無不勸其繼室者亦陶喟然曰我豈無
情者顧我所處自有其難者耳古之娶妻所以為
養今之娶妻類皆累為養顧亡者庶幾乎古之能
養既不可復生我一身止筆耕耳所獲無幾而室
是謀不能不分高堂之半菽而誰為尸之且遺孤
未成立而我一娶再娶必無餘力為遺孤謀遺孤
又不能自為謀將遂委諸已乎是我求妻子之好

合將使兄弟且不翁父母且不順今日者寧我不
得乎妻子庶幾得乎父母兄弟而爲其難者耳久
之亦陶兩尊人捐館亦陶竭力葬畢遺孤亦旣娶
友人復以前說請亦陶曰昔余室之不繼所處有
不可也今二人旣背兄弟有子不患無後今而後
復求乎妻子之好合回念昔之日所得於亡者不
無此心之痼而予髮亦旣種種矣又忍言乎予今
日固已安之沒世矣於是四十年爲鰥夫人咸曰
亦陶蓋無情者也予則曰亦陶正深乎情者也亦
陶嘗謂予曰人恆有爲予憂者予則未始不樂又
有羨予樂者予又未始不憂夫屈伸循環天之道
即人之事則屈乎此未嘗不伸乎彼猶四時云爾
猶晝夜云爾於此得往復之道焉爰集生平之詩
名之曰萇楚蓋自寫其無室無家且自托於無知
今讀其詩哀而不傷怨而不怒令人孝弟之心油
然以生果有知乎哉果且無知乎哉吾將就而問
之

澗菴詩草序

今天下無人不言詩矣言詩者恆不求傳於後世但求取知於當世其求知之道不一有目未嘗見古人未嘗見詩之所以爲詩便欲軒唐輕宋出元入明竊他人之口吻妄肆丹黃鉛槧及至握管竟有終日不能成章即能艱苦出一句半句庸腐陳爛不堪寓目彼且儼然自居爲詩人此竊詩之形貌求知於世而世遂因而稱之爲詩人者又有名不出里黨足不踰戶庭妄操詩之壇坫品題凡有筆墨必援當世之名公卿先生徧及海內山人名

士無論生平未嘗謀面并未嘗聞聲相思者悉將其姓氏列之簡端聯之几席如朝夕同事者彼其人冒交遊以附聲氣此竊詩之黨援求知於世而世遂因而收之爲詩人者嗟乎如是而爲詩人詩人其易乎哉其難乎哉人有恆言詩窮而後工而余以爲詩之工固不在乎遇之窮而在乎品之澹世有趨炎逐羶之徒以詩求知於世世即知之而詩決不傳并其人亦決不傳若夫澹泊素心之人發於言而爲詩必不竊詩之形貌冒詩之黨援以求知於世當世即不盡知而其詩乃可傳其人亦可傳矣如吾兄澗菴之人之詩庶不媿乎澹矣澗菴家本新安遷於吳予吳人也自少至今耳吳中詩人之名以千百計而千百人中未見有亟稱澗菴之詩而推之爲詩人者今澗菴之詩具在由其人性之澹故能安於境之澹以是爲詩將遠追五柳先生之流風矣又安求知乎他人哉夫學五柳先生之爲人學五柳先生之爲詩不求知於當世未嘗不受知於千古彼趨炎逐羶之徒竊詩之形貌冒詩之黨援者亦獨何哉

汪秋原浪齋二集詩序

詩道之不能不變於古今而日趨於異也日趨於異而變之中有不變者存請得一言以蔽之曰雅雅也者作詩之原而可以盡乎詩之流者也自三百篇以溫厚和平之旨肇其端其流遞變而遞降溫厚流而為激亢和平流而為刻削過剛則有桀梟詰聱之音過柔則有靡曼浮艷之響乃至為寒為瘦為襲為貌其流之變厥有百千然皆各得詩人之一體一體者不失其命意措辭之雅而已所以平奇濃淡巧拙清濁無不可為詩而無不可以

爲雅詩無一格而雅亦無一格惟不可涉於俗俗則與雅爲對其病淪於髓而不可救去此病乃可以言詩汪君秋原產於新安僑居吳門歷四十年其爲詩屢變而體裁格調總能神明變化於雅之中觀其浪齋詩草抑何皆醇能綜乎變以得乎雅之正也汪君年且七十蕭然陋巷中略無長物子然一身終鮮後嗣其於世故更變旣多宜其爲詩有鬱勃無聊激昂之概乃能盡泯其不平之鳴而養之以和雅冲澹之度名其居曰浪齋蓋其視天地如蘧廬若無所綴戀者以是稱詩其人其志抑可思矣予故述古今詩之變而於汪君之詩不禁三歎其雅音而且爲世之稱詩而不免於俗者砭也汪君浪齋初集行世已久茲復梓其二集余故論其概以弁諸二集云

三徑草序

吾吳自國初以來稱詩之家如林若猶見前明末諸前輩稱詩之盛身與其敦槃者五十餘年間惟蔣君曙來尚在指不能二三屈也蔣君之稱詩猶及見虞山雲間婁東諸先生故凡詩之風氣升降體裁純駁之論皆其素所習聞不能傲以其所不知亦不能有以矯其所知蓋嘗溯有明之季凡稱詩者咸尊盛唐及國初而一變訕唐而尊宋旋又酌盛唐與宋之間而推晚唐且又有推中州以逮元者又有訕宋而復尊唐者紛紛反覆入主

出奴五十年來各樹一幟其是非升降之故蔣君
蓋聞之熟而歷之深矣故其爲詩能無所眩於古
能無所惑於今舉百喙爭鳴之是非蔣君視之如
太倉之腐粟人以爲新奇皆蔣君所視爲陳陳相
因者也其爲詩有時似陶有時似杜有時似韋似
桺率其性之所得蒼秀恬淡庶幾似之云爾視世
之少年足不出戶庭目不識前輩自負能詩者其
亦覩蔣君之稱詩而可思返矣

桐圃生壙詩文序

世俗之見往往諱其身事之所必有而日驚乎世
事之所不能必有羣然相習而不知止者何衆也
夫人有生而有身有所以始之必有所以終之此
事之必然者也乃人日事乎有生而罔計及於生
之所要歸往往諱其事而置之而驚乎不可必得
之名不可必得之利不可必得之歲月而爲百千
年以後身外之計彼且不知此身之爲何物而營
營逐逐之爲可歎也是其人非但其見不達實天
下之至愚而且至貪者爲形役而不顧其形者也

鳳羽胡翁之言曰吾生而有身吾身之得於天者
爲聰明智慮日用云爲此吾日日所有事焉無一
日可離者也吾身之得乎地者藏息貞固與世無
極此我一旦所有事焉無一日可忘者也不可離
則順之委之不可忘則豫之永之順而委之不亟
亟焉以求其所不可必豫以永之徐徐焉以俟其
所必至天地以予我我以還之天地斯可矣於是
營生壙於虎丘之東命之曰桐圃爲園池亭館之
勝日與友生飲酒賦詩爲樂其中不但見翁之達
且遠凡天下之營營逐逐於愚而貪者亦可幡然
而化爲智爲廉矣乎諸同人皆爲詩文以美其事
翁之家世之盛子孫之賢俱詳諸公記序銘中茲
不述述其高世曠懷且樂同人詩文之盛而爲之
序

蘄水程氏世譜序

康熙丙午之役燮出慶元令蘄水雪壇程先生之門是秋謁先生於江上見先生之德容聆先生之德言竊自幸出於當世儒者之門而得所歸也又五年謁先生於慶元見先生之治民以禮持己以廉接物以和律人以恕而知先生之爲政又如此已先生以其族譜示燮實爲周程伯休父之後而河南正叔先生之嫡系也燮旣幸出於先生之門益深幸先生之出於正叔先生之後而得大儒之傳也譜做睂山蘇氏派聯系屬爲紀原之圖又做

廬陵歐陽氏世經人緯為世次之圖系以出處履
 歷生卒隱然寓善善惡惡之義建祠堂以妥先靈
 設祭田以供時祭歲時敦子姓敘昭穆顯然行先
 王之制焉夫士大夫誦讀詩書置身名教將有家
 國之責然本不立遑問其他及身膺仕版其于國
 于民當何如也書曰敦敘九族庶民勵翼又曰九
 族既睦平章百姓然則未有族不敦家法不立而
 能施於有政宜於人民者也今先生之宗遍天下
 而在黃蘄水者則以正叔先生為斷故先生自諸
 生以至今居官皆祖述二程夫子之學其於宗法
 也因所生而推其先因其先而推及其子姓觀先
 生之為宗法如是而益知先生之持已居官無一
 不本於學所以紹正叔先生之傳者至矣變不敏
 幸在先生之門儻竊得附正叔先生私淑之末抑
 又有厚幸焉而非所敢望也已

巢松樂府序

士束髮讀書其性情志慮必有所期上之期立三不朽業比跡臯夔次則顯榮名享厚祿以耀妻子鄉黨爲人所羨慕又次之則才効一官智効一得以稍自愉快若此數者不能酬其所期則遇窮遇窮則志窮而不能自得於是無聊感慨之槩任志之所往假言語爲發洩以曲盡其致於是天地萬物無不可供其陶鑄極其性情念慮之所之太史公歷敘古聖賢之述作盡出於憂患之所爲而終之曰詩三百篇大抵皆發憤之所作也吾嘗謂人

之生惟憂樂二端子輿氏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泛論其恆理耳若夫人之生始乎憂卒乎憂者嘗什之九始乎樂卒乎樂者僅什之一其他則皆始乎憂而卒乎樂與始乎樂而卒乎憂者憂樂循環比比是也夫先憂後樂則人必喜先樂後憂則人必憤憤則思發不能發於作爲則必發於言語吾讀王子澤民巢松樂府嘗不禁流連三歎也澤民家世公卿業勤旂常言在編簡澤民與其同產昆弟八九人皆以少年才名照燦海內其志慮性情欲率乃祖之攸行且將跨而上之者澤民之志

與所處可謂甚樂矣乃時不我與自少而壯壯而老而今且已暮矣澤民歷思其少壯之所志以較其目前之所遇不得不發而爲言正言之不得而旁引曲喻之甚且托之於嬉笑怒罵詼諧雜遝之言其爲言也至於樂府莊生之所謂小言詹詹也今之樂府即俗之劇本傳奇其事甚末然有風人之遺意大概托始於夫婦此關雎之所以作也今觀其所述之人與事必始歷盡艱危瀕九死而一生而卒之以富貴榮顯澤民蓋借先憂後樂之境以較量其先樂後憂之情其志亦可悲矣昔三閭

大夫不得於君其憂愁之思托之美人香草思蹇
修而不可得無不藉夫婦以明志懌民其亦此物
此志也夫

已畦集卷之十目錄
序

贈季偉公序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贈陶隱者序

送顧迂客赴陝序

送心僻上人歸廬山序

贈醫者環照上人序

以申五十初度序

心中五十四數哉

韻書亦與類十八

三云係土人

五福百

韻

已畦集卷之十

贈季偉公序

吳江葉燮 星期

康熙甲子之冬予南遊過嶺以南嶺南之人及四方客遊而至於斯者無不嘖嘖稱有季子偉公偉公蓋少年名士也及見偉公問其年二十有七為浙人幼從其尊人官於粵已北遊京師及江淮間偉公所至輒有名蓋十有餘年矣今偉公年猶少而已為老名士余嘗論夫名者為世所知而羣稱之之謂也古之有大名於世稱為名公大人先生

者稽其故必有所以爲名者乃今之所謂名者大約皆能媚於世而世則從而悅之而稱之者也迹其所爲媚不獨以貌言筋骨貨財媚且進而以好惡媚更進而以文章忠信媚且益進而以排擠激揚前入之道學經濟媚莊生所云并其道德仁義而竊之者也孟子稱鄉愿之媚於世而曰奄然奄然者猶有所疑忌瞻顧之意未敢徑情直遂以行而天理人心猶未盡泯也吾見今之媚於世者略無疑忌瞻顧侈然以爲言放然以爲行其媚之所及施者人爭悅之其媚之所不屑施者人咸望之

而世且從而譽之尊之甚至爲喬嶽爲景慶甚矣名之時義顛倒紊亂旁見錯出而爲變態若此也今偉公之名乃何爲者迹其生平無一能媚於世而無一非忤於世者也偉公童年卽事交遊今且交徧天下然與交者稍有不合於其心偉公必媢然以罵其所未與交者稍有不慊於所聞亦必媢然以罵其視天下大約少可而多否偉公蓋與名相背而馳者而羣稱爲名士何哉從來名者實之賓古者實至而名彰後世托名以求實今之實非名實之實乃厚實之實耳古者實在名之先今者

實在名之後有顯名斯有厚實矣今偉公僑居萬里之外父喪不能歸母老不能養借人一廬不蔽風雨數口嗷嗷日不能再食其窮可謂至矣而無一人過而存卹之者然則偉公之名直虛名耳安在人之知之而稱之哉夫世羣以媚而得顯名偉公與世爲忤而得虛名名之稱同而名之義則異矣雖然末俗不可以力回而天道無不可以誠感偉公雖一窮至此乎其亦因其名而益修其身以俟之而已矣

送張超然遊海外序

張子超然世閩人康熙甲寅遭閩亂子身避地逾仙霞嶺歷浙東西來吳中婚於常熟何氏因家焉嘉興戶部侍郎曹先生秋岳亟稱其才謂其詩與古文辭無媿於古人之有言者也超然居吳久之貧甚所與交者皆窮約坎壈傲世絕俗輩超然貧不可支乃思北走以遊京師大凡天下無聊不得志之士鬱鬱不能抒成棄其鄉里以走集於都下以爲都下者名與利之區也無論賢智愚不肖莫不顛蹶奔走於此謂由是焉則賤者可貴

貧者可富也究之賢者智者或未必盡得愚不肖又或未盡不得故人各有所挾持而來不必有自知之明雖無必得之方而亦無必不得之患故天下羣相率而往焉超然今之智者賢者也其在都也不知超然者固無論卽有能知之者大約時其居處飲食歲時以周其旅次之不給已矣嗚呼此豈能知超然者耶此豈超然之所爲得者耶甲子秋大理寺評事高君二鮑奉使廣西超然與偕行已復偕高君遊廣東且半歲高君知超然可謂淡矣而超然貧如故豈非命歟超然產於閩避亂

至吳自吳遊燕又自燕遊粵遊亦亟矣可若何哉乃慨然思爲海外之行卽異魯連之蹈其師襄之志歟其友葉變悲其志而壯其事爲歌詩以送之

贈陶隱者序

并詩

是非毀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因乎兩有所求而
事故萬端紛然錯出而不可止人能無所求乎人
固難矣然求人與不求人其求自我操之者也若
能使人之無所求乎我則求爲人之所操苟非斯
人之徒方可語乎此也君相公卿大夫上下遞爲
求者也自此而推富貴貧賤智愚勇怯有無多寡
相求無虛日卽我能無所求乎人安能使天下人
之無求我卽盡絕人之求我而充其極一家之中
有父母子孫戚屬婢僕環而待乎我者皆其求乎

我之爲子爲父爲家督爲周親者也於是是非毀譽榮辱得失之數莫不類至而交起蓋爲人所求之難甚於求人也若在我斷然無幾微之或有求乎人而能使舉世無一人之有求乎我此其所處之奇而其志則非有道者不能橫山之左有陶隱者居三十年已畦居士居山右壤三年而未之見也友人有過居士述隱者之言曰自結茅茲山之陽一身所須無出此山者山田二三畝躬耕之可卒歲以其餘釀酒時得一醉粗有琴書足詠歌採筍蕨盤餐可時繼固無用求人爲矣然或慮人

之求我也惟其貧而固求利者不來賤而愚求名者絕迹拙則巧者去之鈍則捷者遠之無一可爲世用何者爲世所求乎且行年五十矣環堵之中仰無父母無人求吾養俯無子息無人求吾育樹籬以爲戶無僮求爲我應門或日一舉火無婢求爲我執爨信乎沒齒不爲一人所求矣然我之尚有求乎斯世者惟一棺造物之將有求乎我者惟速化於是市材爲龕置於兩楹之間存以習其居沒以寧其歸又烏有所櫻其中而擾其外者耶居士聞其言而喟然三歎也其爲古之畸人歟而進

巴田集 卷一
乎道可以勵末俗乃造其廬而願見之隱者出酒以酌居士居士乃爲歌詩以贈之

吳山之陰橫山陽蛟龍不蟄兮虎豹不藏屠酤在市兮牧豎在野若有人兮墨貌而儒裳金閭城中百萬戶考鐘堂上羅笙簧寂然龕火遙相望知爾曾中吞雲夢八九如秕糠舉世皆謂隱者狂隱者竊言我乃不狂君真狂

送顧迂客赴陝序

康熙癸酉顧子迂客以新例得授縣令將赴陝西幕府於仲春戒期北征其同學知交餞之閭門之許顧子若有不釋然於中者且曰自束髮讀書至於今行年三十矣居恆竊不敢自菲薄視登上第位卿尹皆分內事乃今遑遑然若有所迫而以輸將急公趨功名之徑與旅進旅退者同事能無媿於諸君乎即諸君知我非其好我則無以自解矣橫山葉燮聞其言而謂之曰君之言知經而不知權權者所以善其經者也夫出處爲君子立身之

大節然各因乎其時昔先師孔子之仕止久速總歸之於可者當其時也豈無邀上第登鄉尹而隱微不克自問於可者乎君若爲邀榮鄉里炫耀戚黨計則誠媿矣君今雖壯年而親則已老先人所授產君以慕義好急人日漸銷落且盡門巷蕭然何以慰白髮之親今日之行古人捧檄而喜之志也即自此以往膺不次之擢驟登鄉尹君視之仍一抱關擊柝無負乎家貧親老之初志豈有所榮寵動其中而稍爲之遷易哉君子進以禮蹈其常經也有時進以義蹈其變權之合乎經也君子亦惟義之宜而已豈有所不足哉不知者援漢司馬相如以貲郎進爲比然相如之進也徒爲富貴顯榮耳觀其乘傳題橋縣令負弩志趨利而已矣君之詞賦才藻無媿相如而志則過之遠矣有何不釋然乎坐客皆曰善余遂書以送其行

解然乎坐客苦曰善余於書以遊其下

之國想其氣無敗時以謂法以成之或或亦何不

紫下醉其氣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昧故以貴而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然

謝善之宜而曰豈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送心僻上人還廬山序

心僻上人生於滇南行歷諸方足跡幾徧天下已
開法席於廬山之開先寺康熙癸酉春出山來吳
春暮將還山巡撫中丞宋公為詩以送之凡與僻
公文者咸屬和彙為送僻公還山詩卷僻公屬余
序其事或曰昔瞿曇氏不三宿桑下恐其有所執
着而為戀繫也為之徒者當尊所聞而行之且既
稱出家舍其鄉里室廬眷屬此身已如孤雲之聚
散於太虛又何為戀戀於所居之山而謂之曰還
耶此無乃根塵皆有所住而執着於名相者耶余

曰子之言是也然子之言爲修道者言之不可爲
行道者言之也修道者遑遑然惟道是求恐心之
有所執着而爲住世尊之在雪山也修道也故有
不三宿桑下之教然世尊未出母胎即已爲衆說
法道奚待於修其不三宿桑下者現身說法也行
道則不然道已成矣則以道覺一切衆說法四十
九年是也世尊道場七處九會不一其地如王舍
城耆闍崛山給孤園諸處所稱靈山不外是矣故
當其修道不可以有所住心而生執着及道旣成
斯稱常住以佛身之常住然後能住一切衆之無
所住靈山者非一切衆之無所住而住而得安隱
者乎廬山譬公行道說法覺衆處也即無法可說
豈無爲一切衆住而究竟無所住者耶若曰初未
嘗出云何有還是籠統顛預語未可與譬公相見
在請作還山一重公案可乎

五言古詩
贈環照上人序
并詩
山勢孤高
雲影徘徊
松風吹壑
石磴苔侵
泉聲漱石
鳥語穿林
僧影坐磐石
鐘聲度翠岑
空林人自靜
古寺鳥常吟
一室無餘事
孤心只有閒
山僧不與俗
世事不關心
但覺清風爽
寧知白日深
雲從足下生
鳥在掌中鳴
泉落石上響
鐘敲竹外聲
空林人自靜
古寺鳥常吟

贈環照上人序

并詩

儒者之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儒者以此言持已應事盡之矣然獨人子之於其
親人子於其親之疾痛安危生死之際固有持正
誼明道之說而親未必即安以生即出於謀利計
功而親或得安以樂者則雖其事近於詭譎怪誕
為君子所不道然君子以為苟有濟於吾親則雖
迹涉譎詭怪誕亦無不可為之則亦無不可從而
信之環照釋氏之徒也彼固未嘗習聞正誼明道
之言然彼愛其親之心愛其親而必欲其親生且

巴明集 卷十
安之心固無戾於儒者之說卽其無戾於釋氏之說環照之言曰少時以父病瞽憂成疾幾殆得神授以藥而疾瘳而因以得醫瞽目術父年且八十矣一針而目復明因是其術大售於時夫君子於生死安危之際醫藥固不廢然未有弗道其常而豈雜以鬼神悅恍之言以惑人聽聞耶君子曰苟有利於吾親可見之行事者雖道所不存誼所不著卽怪誕詭譎亦無所不可有則亦無所不可從而著之儒者且然况釋氏之徒乎余故樂道其事而繫之以詩一章曰

五官賦於天雙瞳譬晨曦斯須燭萬形而能鑒幽微惟彼失厥明猶蝕太陽虧爰有大醫王天工奪化機篤誠孚神明靈藥雲中貽服之等羽化妙術從此施皤皤白髮親眸子邈無窺光明隨一撥唱言良導師持此濟世人金針無不宜我聞發三歎此行遇招提至誠必符徵理契良在斯

從姪以申五十初度序

吾宗得姓之始春秋時楚封沈諸梁於葉稱葉公始以封邑為氏歷周秦漢槩無聞人自後若斷若續蓋不可得而考至北宋末今吾始祖石林公自北南遷於吳興而葉姓始著南宋迄元名賢踵起若諱時若諱顯若諱適若諱李諸公或位登宰執或職居卿貳皆以文章德業名世諱李者詩名播海宇其字太白儼然自居青蓮後一人自是以來吾宗支流派衍散居大江以南各為宗支其世系譜誌縷晰可考合之則昭穆之次可序而不紊矣

其分處所在若蘇之吳江崑山洞庭東西兩山松江之上海在浙者杭州嘉興衢州之龍猶金華之蘭溪寧波之鄞衣冠迭興互相輝映而在徽之歙與休寧者子姓實繁各聚而處咸以邨墅爲名大槩皆以貴雄鄉里服賈四方子若孫咸世其業其居處服御禮節如封君旣以此得厚實不復求爲名高若夫事文學力進取吾宗以此顯於新安者蓋寥寥矣乃今得吾家澗菴兄奮然興起以好古力學啓後昆更得令嗣以申彬彬繼序世其家學吾宗在新安者百年來爲特起之象賢大江以南

可屈指數也澗菴上世居歙之紫陽里祖諱正朔以忠厚長者著里中實始遷吳澗菴於書無不窺究心天人經緯陰陽之學以其暇爲歌詩盈囊滿帙盡交吳中諸隱君子詩壇羣推爲宗主而澗菴於交誼久而愈篤以申自幼習聞其家教見父之所好亦好之見父之所敬亦敬之尤能先意承志非僅從事菽水溫清已也凡父之執友以申歲時尊酒共相勞苦澗菴沒後其誼益篤時與執友述先人之嗜好雅尚以爲悲喜從父某卒不能葬以申爲之葬從兄弟之孤不能自立者以申爲婚娶

族及中表待以舉火者數家輕財好施親親以及
 疎遠稱量差等弟自中伊可以申曲盡友于每事
 推愛無有已子長君起高早歲明經發憤於誦讀
 以申以身率之克勵奮功名以顯父母為亟亟時
 時以歌詠為繼述諸君子咸歎澗菴之有後而歎
 吾宗在歎者為一時盛事也今茲仲冬中浣為以
 申五十縣弧辰戚族咸以為不可無一言以祝以
 申正當強仕有聞之年其所就方熊熊直上諸郎
 君相繼益大其門閭今茲特發矧之始方厚膺多
 福知為善者之必徵也躋祝諸公咸以余為

知言云

已畦集卷之十一目錄

序

積善律院碧天淨律師五十壽頌序

纂三峰漢老和尚獻徵錄序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已畦集卷之十一

吳江葉燮 星期

積善律院碧天淨律師五十壽頌序

我佛世尊之演教也以無生法忍為大乘果地夫
 法以無生為忍更何有乎此身之生又何有乎此
 生之修短延促然而無生者法也有生者為法之
 身也法之功用至於無生要必歷乎身之有生而
 後得證乎法之無生也從生有身之因證法無生
 之果故世出世法咸以甲子為壽而出世之壽實
 法位之大寶也有此大寶而六度萬行藉此以修

巴田集 卷十一 二 亥 草堂
藉此以證周徧圓滿無不具足斯即世眼現在之
果相也積善律院碧公大律師茲當世壽五十緇
素雲集歡喜踴躍忻邁希有以種種莊嚴種種供
養宣揚佛事橫山已畦居士葉燮躬逢盛會乃稽
首而作頌曰

有大律師波離後身圓通密印記蒞相承從寶華
山播化吳閩南山宣祖先後紀綱雙執身心毘尼
寶乘不起于座淨域超登我觀人世以期爲歲積
期以登百爲上瑞茲期半百壽爲五十日劫相較
刹那眇忽莊生有言萬物維齊彭祖爲夭殤子者

願絜其修短彭殤何懸殤也匪促彭也匪延惟半
百期過殤倍蓰以是爲度將毋宜爾若云彭天遠
不及彭彭且爲天半百奚論蒙莊教外固無足云
我佛宣揚一爲無量今此五十無量安放晰此五
十無量無量算數譬喻莫可名狀我佛又言無量
爲一百千萬劫彈指頃刻惟此五十云何以折總
而計之非促非延促非數歉延非時寬是義云何
然乎不然我觀大師妙數寶律無始以來性遮密
執威儀三千三千五十三世四方劫數無極細行
八萬八萬五十分積時日恒沙莫歷瞻仰大師化

巴野集 卷十一
諸佛子三千八萬從無始始極僧祇品豈復能推
恆處此座孰不依皈普告大衆今此壽域成住壞
空豈能數及世眼相觀茲壽五十五云何一句
彌陀

纂修三峰藏禪師獻徵錄序

古者右史記言左史記事其言與事皆在國史爲
一代之掌故所以信於百世也然在朝或間有缺
略於是有採風之官搜羅在野之聞見上之於朝
以佐正史之缺略其後採風之典旣亡遺言軼事
不得上聞稗官野史之家各以聞見爲著述在朝
者或未盡足徵在野者或反有可據乃傳聞異辭
漸失其實紛然異同夫異同由於是非是非由於
愛憎好惡而毀譽淆焉史之不信實由於此故古
之君子務多方博採以徵其至當較量揣度而折

衷之以爲信不敢隨聲附和踵失實之臆說也此不獨儒者則然而釋教則亦有然者釋氏之書經教與論皆出於西土此猶儒者之六經同條共貫無異轍也其在東土者他不具論卽如達磨西來遞分五宗支流派衍有一人必有一人之事與言或出其門人之記錄或出於旁人所見聞於是有彙而集之爲傳燈專而記之爲語錄其名號雖別而實則同苟其人無大中至正之懷明理見道之識其中是非毀譽各有承襲淆訛錯悞久而失真祖而述之者各是其一說以爲家寶此猶儒者之

有異端橫議也有心者能默無一言救正之乎此鄧尉現坐道場仁公爲其得法祖翁三峰藏禪師有獻徵錄之作也藏師生於達磨初祖千餘年後其間禪者之興廢盛衰不知其幾師起而重開千餘年來未開之面目自非一代偉人萬古作手何以克此師特於千聖相承中遠紹寂音尊者近推紫柏大師其獨抉之秘隻眼空羣可謂至矣乃一時僻論謂師嗣法於天童悟禪師而悟師之禪一棒當機埽除玄要師則單提玄要之旨略通消息遂譏其逗於語言等於講席爲悖其師傳然此訾

議衆多之口不無以增上伎心而生愛憎巧借名色而立異同承其緒餘搖脣鼓舌標榜法門詡然自豎亦可異矣亦可歎矣仁公憂之爰集師平日閑讌之談偶述之論發明寂音紫柏兩尊者之旨趣旁及一時諸公卿長者護法之贈言凡傳序銘記之篇臚而列之以見天童三峰兩尊宿師弟淵源妙同水乳初無異論彼爲謠詠之言自啓矛盾之黨有同魔外直可談笑而破之矣又何煩辭說之云云哉仁公一片苦心搜羅遺逸鎔異同絕朋比以正正燈之未正勒成一書命之曰獻徵其擴清紹述之功真臨濟以來一大關鍵也轉出世法以救一世之人心挽釋門之末造讀是編者可以識法位之正統矣

羅漢寺隱峰演禪師語錄序

天下之人才其可傳者不出窮達兩途三代以前
達而在上則為君為相其窮而在下如卞隨務光
箕山石戶之流雖至治之世其人不乏至周而孔
孟之徒之外如晨門荷蕢沮溺丈人之流見於經
傳此外尚有姓名不傳者多矣漢初有四皓後有
鄭子真司馬季主李仲元輩又哭龔勝之老人其
姓名來去總不可知此卽晨門沮溺之流也其後
人才愈多此一輩人邈不可得何哉彼其人皆負
驚世絕俗之資既已糝糠宇宙塵埃軒冕則其聰

明志慮必有所寄以自愉快而所造可以無所不
至於是隨其資之所近以自成其一家漢以前舍
儒者無他途而欲高尚其志行不得不出於遯世
絕俗者之所為自佛法入中國其理精其道廣人
之賢有才而或詭於中行者昔人有言儒門澹泊
收拾不住遂相率而往入其教以自特立表異如
禪宗所稱臨濟雲門趙州之徒其才力心思真無
媿下隨務光晨門沮溺一輩人者也雖然世之言
佛者皆謂以空為宗以虛無寂滅為教宜乎澹泊
之稱在釋而不在儒然為是言者誠知佛之為道

其理淡而非渺其言浩而非夸其事遠而非誕則
固非澹泊矣謂為空虛寂滅可乎近代臨濟之後
如天童密雲禪師其所得之淺淡固不易知而其
為人卓然樹立與所以教人之道則固晨門沮溺
之徒而又能有其用者也羅漢寺隱峰禪師密公
之嗣法孫也其為人誠實懇到固吾儒所稱篤實
而有光輝者也去余家不數里數與往還晨夕知
之最深隱公以其語錄屬余為序余惟隱公所得
於禪者姑不具論而推其師承所自來可見其為
已教人之方固不可以世悠悠之論謂為空虛寂

巴野集 卷十一
滅而無當於用也夫

普明寺香巖桂禪師語錄序

黃檗以三頓毒棒啓濟宗一枝蔭蓋天下其法源之盛直至於今雖然其盛之故可得而言歟自初祖西來傳心不立文字埽盡葛藤始知向上一著不從言語而得黃梅曹溪以來燈燈相印然至於棒喝交馳立地喪身失命猶未若臨濟德山諸大老之險絕也何者蓋宗旨則定以從上爲尊而宗風則恆以自後而峻然尊者有時而或降峻者有時而或夷雖道隨人立亦各因乎風會也自唐以來濟燈常盛而極盛於大慧杲實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盛極矣乃嗣法者若存若亡遂爾中絕正法
眼藏乃在杲公同堂之虎丘隆斯亦奇矣虎丘以
後高峰中峰疊興繼起此一盛也逮至有明隆萬
之間宗風駸駸乎少衰天童密公起而振之直絕
痛快并臨濟之三玄三要一齊掃去為濟宗中興
一大關鍵福巖費公實密公第一座而後宗風宗
旨直下承當源流斬然今日之普明香公則福巖
之嗣法孫能繩其祖父者也余與香公交二十年
自其行脚至坐道場及居退院無不歷歷在目香
公時時以此事策予徒以頑鈍衰廢自弃有負香
公一片婆心常竊自歎香公出語錄相示并索余
為序然香公真面目不在語錄余與香公相與真
面目不在序質之香公以為何如

寶華山定菴基律師六十壽序

大德必得壽此吾先聖之論大槩壽以百年爲言而大雄氏之教則不然其言諸天帝釋梵王之壽動以億萬劫計比於人世之壽相去有不可名言者至於佛之壽以視諸天之壽其相去又有不可名言者佛壽非數可量故有無量壽佛其視成住壞空之劫如蜉蝣如朝菌如彈指猶不足爲喻直所云刹那頃耳然則人世百年之壽較之寧止蹄涔之與巨海乎然佛壽無量於何證之亦證之於佛之言耳吾觀迦文世尊住世自降生至寂滅不

過七十餘年世尊自謂說法四十九年了不異人世尋常之數計而一部大藏皆四十九年所流傳非於四十九年之外尚有未宣之妙諦也然世尊未出母胎度人已畢何待說法四十九年就四十九年言之當知無一刹那不具足無量壽之理事然則歷成住壞空之劫爲有量世尊之在母胎與說法四十九年爲無量也故壽緣法表法以壽建矣寶華山定菴基律師見月體和尚之法嗣也秉律爲海內宗主自其降母胎出家行脚圓具足戒承事本師得受記蒞嗣坐道場祖述優波尊者憲

章南山本師提唱一切威儀細行現種種光明示種種法相自其世壽并法臘合言之今春爲六十甲子夫六十之壽較之天壽佛壽多寡算數絕非等倫然此六十年中凡佛菩薩之無量壽與帝釋梵王之八萬四千劫壽無不於定公六十年中妙法攝盡而無餘試問定公六十年來作何日月作何閱歷當如世尊之在母胎度人四十九年之宣示大藏等量齊觀無不可者豈有盈歉於其間哉今者十方緇素競持瓣香雲集寶華合十禮足於公之座下恭致頌祝余不敏敬承下風不敢以定

公徵諸世數之壽以爲頌而敢合徵諸理與事之
無礙以爲頌則現前六旬之壽安知非即過去未
來恆河沙劫之壽之量乎當有迦葉尊者聞予言
而爲之破顏微笑矣

THE